

眾人皆精兵

the Volunteer REVOLUTION

大部分人都在參與行動中取得滿足感。跟隨耶穌，是要有實際行動的；這是需要付上時間、體力、心血的；跟隨耶穌，就是當個人、全教會的人為著服侍其他人而捲起衣袖以實踐其信仰。這需要委身、堅定不移、自發、無私。沒有任何獎賞可與找到並躍進事奉崗位媲美。

作者海波斯為美國最大教會的創辦人及主任牧師，他在70年代開始開荒，聚會人數由不足一百人增長至超過三萬人，在此他與你分享教會增長的最重要祕訣：激發平信徒事奉。

《眾人皆精兵》展現許多真人真故事。閱讀時，看看在他們答應找出合適崗位、裝備自己、嘗試事奉時，他們的生命怎樣立時得到轉變。然後想想：你願意接受邀請，過超越自己的生活嗎？願意將你的熱情灌注事奉——默默地改變世界的一角嗎？成功改革方法就在眼前……為神釋放潛能！

ISBN 978-962-208-549-7



9 789622 085497

ISBN 962-208-549-7

鄭非兒 譯

眾人皆精兵

為神釋放潛能

BILL HYBELS

海波斯 著
鄭非兒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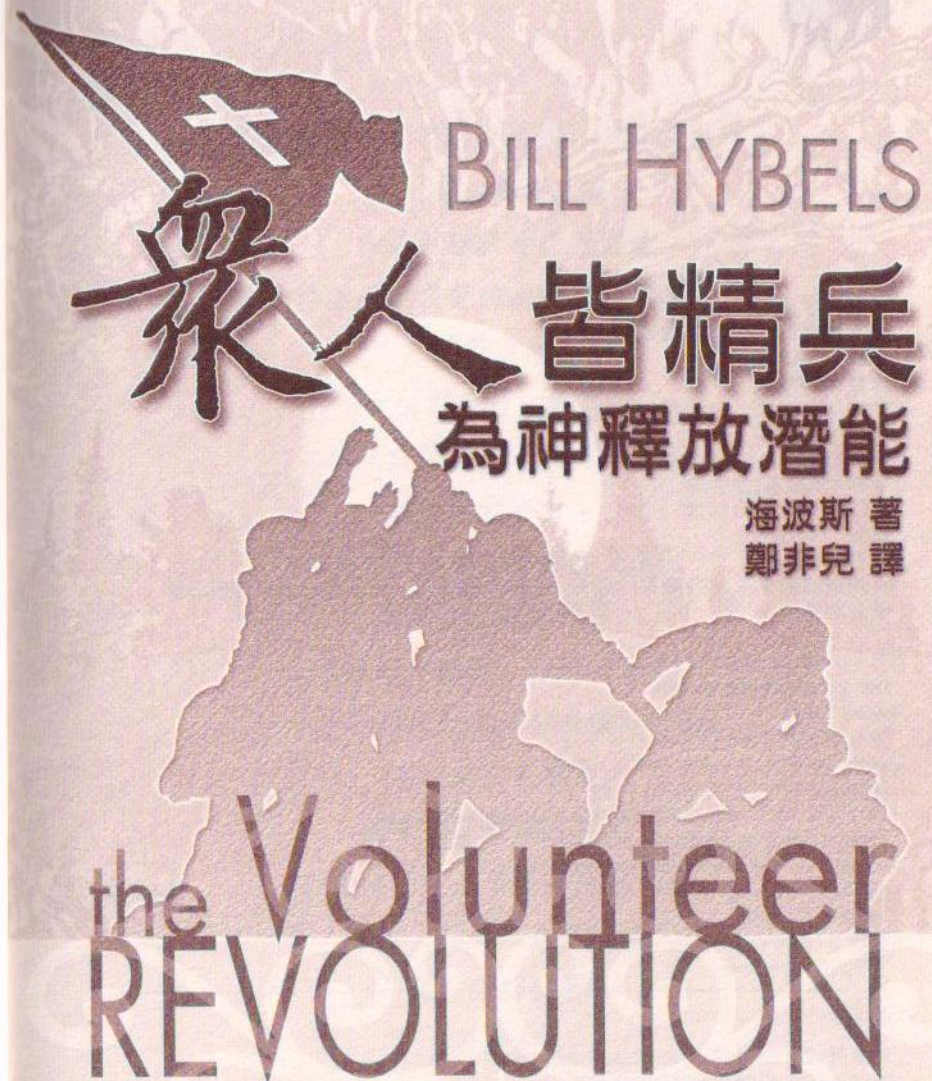
the Volunteer REVOLUTION



海波斯

(Bill Hybels)

是美國柳溪社區教會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創辦人
和牧師，該教會以善於
接觸教會外的未得之民
著稱，有超過一千個小
組定期聚會，所採用的
小組研經材料《互動查
經》系列原著（中文版
由天道書樓出版）已出
版差不多五十萬冊，為
世界各地的教會採用。
另著有：《教會需要勇
者》、《你也能忙中取
靜》。





教會聖工叢書

眾人皆精兵：為神釋放潛能

作者：海波斯

譯者：鄭非兒

編輯：鄺詩慧、李祿殷

設計：梁細珍

出版及發行：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承印：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一月初版

編號：TD 0216

版權所有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經文均引自《聖經新譯本》，版權屬於環球聖經公會，蒙允准使用。

Church Ministries Series

The Volunteer Revolution

by Bill Hybels

Translated by Faye Cheng

Edited by Tracy Shi-wai Kwong, Luk-yan Li

Designed by Fion Sai-chun Leung

Copyright © 2004 by Bill Hybels, Grand Rapids, Michigan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 2007 by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1st Chinese edition, January 2007

Cat. No.: TD 0216

ISBN: 978-962-208-549-7

All Rights Reserved

全球發行 Global Distributors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香港九龍土瓜灣貴州街六號十樓

9th Fl., 6 Kwei Chow St., Tokwa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62 3903

圖文傳真：852-2499 8103

<http://www.tiendao.org.hk>

Email: servanttien dao.org.hk

Tien Dao Christian Media Association Inc.

10883-B S. Blaney Ave., Cupertino, CA 95014, U.S.A.

Tel: 1-408-446-1668

Fax: 1-408-446-1892

<http://www.tiendao.org>

Email: infotiendao.org

寫獻辭往往讓我感到為難，這次卻例外。

自從開始寫這本書，

我毫不猶豫地把它獻給

柳溪社區教會的義務事奉英雄。

他們活出了

「信徒皆祭司」的夢想，

比任何世界各處我所知道的

地方教會更堅定。

我明白激勵及推動義工團隊

本應是領袖的責任。

然而在「柳溪」的情況卻是，

義工團隊對領袖的推動與啟迪

超乎他們的想像。

我曾告訴他們數百次，

然而我現在必須在此再說一次：

在「柳溪」的耶穌基督的僕人們，

我向你們致敬。

做得好！



目錄

鳴謝	7
1. 我乃為此而受造	9
2. 難以置信，我竟能作這事！	21
3. 僕人心態：孤注一擲	36
4. 奇妙的交流	49
5. 甚麼？我是一位祭司？	62
6. 只管投入吧！	71
7. 用你的技能去找你的熱誠	84
8. 以人為本的熱誠	99
9. 別忘記發出邀請	114
10. 長期參與	131
11. 行善的能力	149
註	159



鳴謝

我從來沒做過一件有價值的事情是不用別人幫忙的。這本書也不例外。Zondervan 出版社的團隊對這個計劃充滿熱誠。他們是一羣有心人。伯史葛 (Scott Bolinder) 和若布殊 (Bruce Ryskamp) 不斷違背「不可與朋友做生意」的古老格言。我們合作出書差不多二十年，而我們的友誼不斷進深。謝謝你們！


麥傑米 (Jim Mellado) 是柳溪協會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 的主席，他多年來施加溫和的壓力，催促我把一些對平信徒事奉的反思付印。神使用他超乎他的想像。

有幾個月的時間，逢星期四下午一夥人在我的辦公室聚集，就彼此對事奉者的想法進行辯論。他們的「鐵」磨利了我

的針。

祈譚美(Tammy Kelly)在「柳溪」非常注重平信徒事奉，她不斷給我電郵，提醒我若心裏火熱的事奉者數目不持續增長，教會就永不能完全發揮其應有的救贖潛能。譚美，謝謝你。

最後，我的妻子琳(Lynne)把自己浸淫在「柳溪」事奉者圈子裏超過一年的時間，試圖明白他們的內心世界。自此琳的心也不再一樣。她的寫作恩賜與編輯技巧令這書得以完成，我對她的感激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乃為 此而受造

我們原是上帝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
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就是上帝預先所安排的。

(弗二 10)

幾年前教會一位新職員問我，為何我能夠厚著臉皮，邀請那些在工作上或在家裏忙得不可開交的人加入教會的事奉者行列。

他說：「我的意思是，你這樣做難道不會感到有些內疚？把這樣的重擔堆在別人身上不感到為難嗎？」

他說得有道理。然而我知道一個更大的道理：「在未來的幾個月，你可能會碰見一些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個星期要

站在鑽床旁五、六天的藍領人士。晚上回家時，很少人會感受到從啤酒或電腦廣告所聽到的人生樂趣、意義和目的。他們是敬虔、認真的人，且對工作懷著感恩的心，然而他們卻無法在鑽床裏得到心靈上的滿足。

「你也會遇見優秀、勤奮、一個星期展示三十個住宅的房地產代理。假如幸運的話，可能會有一位買家出價，然而他們並非每星期都幸運。他們很多都是個性外向的人，喜愛展示物業和幫助家庭找到合適居所。縱使如此，晚上回家後，他們內心也未必會因展示物業而充滿深層的喜樂。

「你會碰見從事保險行業已經二十年的保險經紀。雖然他們感激保險業務使家裏有糧，又能支付兒女教育開支，然而多售一份保單的意念並不能牽動他們的心緒。

「你會碰見汽車經紀、股票經紀、泥水匠、警官、水管技師，他們儘管投入事業和工作，卻坦然承認他們的屬世職業並不能提供足夠的意義，以滿足他們心靈裏激發的深層需要。

「他們當中有些人熱愛工作，感受到自己從工作得到激勵和活力。也有些人甚至每天離開職場時，都知道自己已藉著工作和對別人的愛榮耀了神。然而，他們很少人會說：這就是人生的一切。」

我直視那年輕朋友的眼睛：「你和我必須邀請這些人以他們無法想像的方式為神所用。我們有機會使他們發揮連自己都不知道擁有的恩賜。我們可以激勵他們勇敢地承擔新層次的、能夠滿足他們心靈的天國責任。同時我們可以看見，當他們了解到上帝曾使用他們去觸動另外一個人時的臉容是怎麼樣的。

我說：「不，我不會因邀請人成為教會的事奉者而感到內疚，永遠不會。」

肩負使命

當傳道書的作者決心去確定他的人生目的時，開始時他積累了大量金錢，結果發現金錢不能賦予他所盼望的意義。然後他追求權力，並且擁有它，卻發現權力同樣不能滿足他。跟著是放縱地追求享樂。然後是聲譽與名望。最後，當用盡了一切辦法後，他說出了名句：「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或如另一個翻譯所說：「這一切都好像是捕風。」

我們受造並非為了捕風。

我們受造是為了參與上帝的使命。有些人想像上帝在宇宙邊緣某處閒蕩，聆聽著美妙的崇拜音樂。聖經的看法極為

不同。聖經這樣教導，上帝在整個世界全時間工作，祂以恩典、憐憫、和能力充滿祂的跟隨者，使他們去改造、救贖、收拾這個支離破碎的星球。

情況就好像上帝穿上了勞工手套。祂呼召我們捲起衣袖，運用我們的才幹、金錢、時間和熱誠與祂同工。祂希望祂的使命也成為我們的使命。祂說：「假如你喜歡捕風，你可以繼續。不然的話你可以與我聯手，同心協力就能轉化這個受傷的星球。」

當你晚上睡在枕頭上，說：「你知道我今天作了甚麼嗎？我與上帝合作去改變這個世界。」這將會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覺？

每個人的心裏都有成為一位「改變世界的人」(world-changer)的渴求，而這種渴求乃直接從上帝而來。我們可以把那種渴求抑制在自私的心態裏，或以其他需求使它靜默，或者以追求個人的成就來避開它。然而它依舊在那裏。每當我們感到疑惑，每天朝八晚五的例行公事或晝夜不停的育兒工作，是否就是人生的一切時，那種從上而來的渴求就會輕輕觸動我們。當我們感到焦躁不安及無法滿足時，那種渴求就在我們心靈裏低語。每當我們納悶有真正目的的人生會是怎麼樣時，那種渴求就呼召我們更上一層樓。

一個轉化的世界

耶穌把上帝對一個轉化的世界應是怎麼樣的概念表達得很清楚，首先放在稱為教會的信徒羣體裏面，然後作為那個羣體的價值觀傳開進入這世界：

- 當祂說我們必須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我們上帝，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祂呼召我們以與上帝建立真正愛的關係代替儀式化的宗教，並且把對自己的關心、尊重、同情照樣給予別人。
- 當耶穌強調祂關心貧窮、無權勢、被壓迫的人的教導時，祂是在描繪一種新價值觀。
- 當祂說，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祂以生動方式告訴我們，跟隨祂需要犧牲、受苦，以及治死我們內在的私慾。
- 當祂說，你們要到普世去傳福音，奉我的名給他們施洗，我吩咐你們的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祂清晰表達祂對我們的心意包括普世的使命。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呼召包括我們隔壁的鄰舍以及全球的鄰舍。

轉化的上帝渴望轉化所有事：婚姻、家庭、友誼、經濟和政治體系。轉化叫卑微的升高，使驕傲的謙卑，並且把不同種族、社會、文化的人召集一起。轉化呼召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正如火星山聖經教會（Mars Hill Bible Church）的貝爾（Rob Bell）牧師所說，愛會得勝（love wins）——在與配偶討論時，與鄰居交談時，與陌生人接觸時，在作出決定時，在對有需要的人作出回應時，在對待敵人的態度上……在作出服侍的抉擇時。

大有能力的時刻

當我問一些長期事奉者，他們在何時成為「終生服侍者」（lifers）——願意在有生之年立志在上帝的使命中服侍的人——他們差不多總是追溯到一個使他們立志委身的服侍時刻。他們說：「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天地的上帝使用我，我發現世上沒有甚麼事物可以與此相比。那種感覺勝過我任何經歷！」

不論是教導一個小孩如何禱告，引導人相信福音，幫助一對夫妻復和，給無家者一餐膳食，或錄製一盒基督教錄音帶，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命永不再一樣。

使徒行傳十三章 36 節提及舊約的人物大衛，簡單地說：「大衛在他自己的世代裏，遵行了上帝的計劃。」我喜愛這明確清晰的句子。大衛不會浪費光陰捕風。他使自己專心投入上帝的使命，並且離世時知道自己唯一人生已達到其最高目的。

參與者或旁觀者？

我從來不是一位出色的運動員，但我曾參與的運動足夠使我曉得，作為運動參與者遠比做旁觀者更令人興奮。

八十年代初期，我有五年的時間與一班朋友參加「區際美式足球聯賽」（park district football league）。大部分比賽對手中，有些是從事建築行業的高大傢伙，他們下班後多會上酒吧豪飲。當他們進入運動場，他們只想狠狠地揍人。

教會的小伙子並不高大，也不喜愛喝酒，但憑著速度和計謀，我們的表現不俗。我們數次贏取週二晚賽事的區際冠軍。

那五年間，我以球隊牧師的身分在芝加哥熊美式足球隊事奉。球隊數次贈送我在軍人運動場（Soldier Field）比賽的

頭等門票給我，比賽時熊隊猛烈進攻，努力朝著超級盃賽邁進。

星期日下午或星期一晚上，有時我會坐在軍人運動場五十碼線的座位上，觀看世界冠軍的熊隊輕易擊敗對手。我嘗試專注觀看比賽，然而當我見到有人接住一個螺旋式傳球……我會希望這是星期二晚上，那麼我自己也可以接住一球。當我看到有人漂亮地擋了對方的得球……我會回想起上星期一個高大的傢伙衝著我而來的最後一擊。儘管參與會使我面青臉腫，我仍然希望這軍人運動場可換作公園的硬地場。我想參與行動，而不只是在觀看。

我現在熱愛駕駛帆船。靠著上帝的恩典，我曾有三次機會觀看世上最重要的帆船賽事……美國盃。在新西蘭奧克蘭北部的獨特水域中，坐在朋友的船甲板上，我看到最佳的比賽船隻和船員在一條水道中航行。

然而整段時間我都在想：我寧願用我那陳舊、被撞損的帆船，與八位好友，在密歇根湖參與其中一項本地賽，勝過在美國盃決賽中做一個觀眾。

觀看永遠無法與在行動中的刺激相比。我寧願在划船比賽中參與拼搏，勝過坐在觀看船的舒適甲板椅上呷著檸檬汽水。我想我不是唯一有這想法的人。

每個參加地方教會的人都必須做出抉擇。他可以把車子停泊在教會停車場的慣常位置上，逕往所喜愛的那排舒適座位上，觀看一個美好的崇拜，與朋友們聊天，然後回家。那樣的選擇會經歷一個美好、安全的星期日清晨。或者他可以投入冒險的經歷，捲起袖子，加入志同道合的事奉隊，協助建立上帝呼召他成為肢體的地方教會。

我一直收到事奉者的信件和電郵，他們發現參與事奉遠比袖手旁觀令人滿足。這是一個例子：

三年前你激勵我加入事奉者行列。起初我卻步，然而你沒有放棄。目前我實在不知怎樣感謝你。我從中所得的意義，所感受的歸屬感，所建立的友誼，所經歷的靈命成長——全部與我找到合適的事奉崗位有直接關係。我有生之年都會感激你邀請我加入此行列。

在這本書中，你會隨處讀到許多從我們教會和其他地方的事奉者所收到的電郵摘錄。他們在最終委身事奉的同時，也找到了他們的人生目的。

他們大多數並不是一下子就找到合適的事奉崗位，在發

現他們真正的長處之前，很多都是在不大理想的情況下忠心地事奉。當中有些人不知道從何著手，然而他們無論如何也開始了。他們都經過試驗階段。雖然他們感到害怕或者認為自己力有不逮，他們還是決定向前踏出一小步。

在你將會閱讀到的人物當中，有小部分人多年來嘗試壓制那呼召他們從自我專注轉向服侍別人的聲音。然而上帝卻不放棄，現在他們都變成最熱心事奉的人。

一位男士寫了下文：

我平生只關心一件事：我自己。我是一個自利的傢伙，沒有目的和熱誠。我過著痛苦的生活，浪費時間與金錢在啤酒和低級的刺激上。有一天，我走進教堂，聆聽基督的信息：為別人捨棄生命的必得著生命。我沒甚麼可以放棄，因此我決定儘管一試。

此刻我的生命開始改變，基督於我變得更加真實，我開始服侍青少年，並且自此找到了目的……我生存的原因。

我閒逛進入教會已經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今天我的生命遠比我所能想像的更豐盛。服侍別人

使我不再一樣。這是我曾經作過最美好的決定。

這是一個名為瑪蒂的婦女的經歷：

兩年前我開始在「離異家庭兒童事工」中事奉。我曾經離婚，並且清楚記得我作為單親母親時的境況，掙扎著面對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已經沒有精力剩給孩子們。當我聽到這個事工的時候，我相信是上帝在呼召我參與。

每個星期，我看到孩子們來的時候帶著憤怒和恐懼，離開時卻懷著盼望與平安。我多麼盼望我的孩子從前也能得到這樣的服侍。

這麼多人猶豫做事奉者皆因他們害怕失敗。我也曾這樣想。然而，當我們容讓上帝帶領去祂要我們服侍的地方，我們會得到難以置信的滿足與喜樂。我不願放棄那種滿足與喜樂來交換這個世界。

為何我不會因邀請人在地方教會做事奉者而內疚？因為我知道瑪蒂所說的是真的。當人容讓上帝帶領他們去祂要他

們服侍的地方，就會得到「難以置信的滿足與喜樂」。

你覺得怎麼樣？是否是時候從大看台上站起來，匍匐爬過長椅，穿上球衣，走到運動場？我保證，作為參與者遠比觀看者令人興奮。既然你可以參與，為何觀看著別人改變世界？

是時候行動了吧！

2



難以置信， 我竟能作這事！

艾力十分懂得運用金錢。作為公司和國際銀行家差不多三十年，他曾借貸無數款項，調動大量資金遍及全世界。他樂此不疲，並說：「我從來不會厭倦這些挑戰。」儘管他從工作得到樂趣及成就，然而他生命的其他方面卻有待發展，並未能滿足。

加入銀行界之前，艾力在市中心一間學校教書，他滿有服侍資源不足的兒童和家庭的熱誠。他這份熱誠一直未減，而他家裏正好突然有一個極度需要幫助的小孩。

艾力的妻子凱倫決定領養一個小孩，當時他們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剛滿七歲。艾力支持凱倫的決定，但他因為忙於銀行業務與公幹，所以告訴凱倫必須獨力照顧孩子。

然而領養小孩卻很快變成「家庭事工」。在隨後的十年，住在他們家和他們心中的十一個嬰孩喚醒艾力早年的興趣。

當艾力提早退休時，他「離開商業世界作一些更加發自內心、更加熱衷的工作」。自此之後，艾力便成為他自稱的「專業義工」。

艾力和年青的兒子每年都會當兩個星期義工，維修和建造我們在密歇根州北部的教會營地。艾力也是負責美化教會環境的「環境事務隊」(Ground Team)的成員。此外，他又與太太和女兒在幼兒主日學班裏事奉。

艾力有更多空餘時間可投入事奉，他加入「貿易工程隊」(Trades & Engineering Team)，約有二十名成員，他們隔週一晚上聚會，一起查考聖經及分享；另外的星期一，他們會參與事奉，為教會維修機械、電器和木工，每年為教會節省數千元——這些金錢可用在直接觸動人心的事工上。「這是關乎好管家的問題，」艾力說：「為何教會要花費在義工可作而又愛作的事情上？」

艾力參加義工隊，為本地和國際教會提供建設與康復服務，以及參與低收入地區的基督教機構(parachurch)的事工，這使他更接近原有的事奉熱誠。他開始領導各團隊熱

心幹外展事工(Extension Ministry Plunges)，讓我們教會的事奉者與「弱勢社羣關顧組織」(inner-city ministries)在週末合作，服侍露宿者、邊緣少年、單親媽媽、自閉人士、娼妓和其他有需要的羣體。

艾力說：「聖經告訴我們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這正是我們把信仰付諸行動的方式。」

身為教會的國際事工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艾力在國際財務和語言方面的專長，以及在建設方面的技能，皆找到完美的發揮。這個星期，他在我們教會的理事會上處理財政難題；下星期，他會在拉丁美洲資源缺乏地區的教堂裏敲打釘子；或者向當中一位操西班牙語的事工夥伴諮詢意見。

凱倫也是全職義工，她除了照顧所領養的嬰孩，還隔個星期四晚上為留在我們教會的露宿者預備食物。她開始這樣事奉皆因她那位十幾歲的女兒要這樣做，但現在她卻被吸引住了。她說：「我從前不知道，原來幫助人鬆弛下來，並給他們一點點安慰，是多麼令人興奮！」

去年夏天，凱倫與女兒在墨西哥遍佈灰塵的下加利福尼亞半島一所孤兒院事奉一個星期。凱倫說：「看著女兒傳遞食物，為孤兒們洗髮和理髮，在用錫片建造的工作營裏與兒童玩遊戲和唱歌，是我生命裏最能發揮母愛的時刻之一。」

每星期有一個早上，凱倫也在居所附近的一所缺乏資源的幼兒院當義工。她說：「那位老師工作量過多，而且她不能真正享受做『手工藝』的樂趣，所以我帶備材料，教導那些兒童。」在凱倫家客廳的一張桌子上，在她已成長的孩子和她所收養的孩子的漂亮照片旁邊，豎立著一些幼兒院兒童的照片，那些兒童自豪地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凱倫每次翻揭照片時，總是不住的微笑。

凱倫四個兒女中最小的一個也差不多長大了，目前，凱倫忙於照顧領養的嬰孩。「我曾想過更新我的物理治療牌照，」凱倫說：「但我隨即想，為甚麼要那樣做？我多麼幸運能當義工，擁有這麼多的樂趣！」

艾力說：「多年來，工作是我的熱誠所在。以前我努力工作，並且相信只有在商業世界才能成功。但這些想法已經改變。好極了！」

在一封聖誕信件裏，艾力的女兒這樣寫：「爸爸，當您從銀行退休的時候，您面對人生的新一頁。這把您轉化為一位不再一樣的人。您擁有一顆偉大的心，當您完成海外或市中心貧民區的事奉回來時，它都會發出光芒。現在，我看到您真正熱愛的是甚麼。」對艾力來說，這就是成功之一個嶄新、經改良的定義。

事奉的回報

我作為領袖最感到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著像艾力與凱倫這樣的人，他們發現上帝用他們微小而大部分隱藏的愛心行動去改變生命、教會、當地社區，甚至世界。我喜愛見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我全心全意相信的：事奉者能夠改造社會，同時也能得到深刻的個人滿足。

然而，要改變眾人對平信徒事奉一向持有的看法需要一段長時間。許多人相信事奉所涉及的是責任與苦差多於樂趣與滿足。

可悲的是，有時候的確是這樣。

太多有心的事奉者曾「在工作時」受傷。他們應邀服侍，可是到頭來卻被安排在不適當（poorly conceived）的崗位上，做些難以從中獲得滿足的任務；或者當他們去到服侍地點時，卻發現無事可做；是由於那些毫無預備的事奉者聯絡人浪費他們的時間，以致白費他們甘心樂意從緊密的時間表裏騰出來的寶貴時間。

有些事奉者在枯燥乏味的任務上努力事奉，卻未聽過自己的努力是如何為更崇高的理想而服務；他們獲派大量工作，卻沒有異象。也有些未接受訓練的事奉者因不合理的要

求而感到受不了，他們不是邁向勝利，而是被安排乘坐通往挫折與失敗的快車。

很多事奉者受傷害是由於那些強橫的領袖選派他們去「填補空隙」，完全沒考慮到他們的恩賜、才幹或喜好。有些人花許多小時——甚至許多年——在一個機構或教會做義工，卻從來沒獲得一句感謝的話。

然而，事情無需好像上述那樣。這本書的真人真事見證了事奉者不但可以獲得深刻的滿足，而且同時可在別人身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凱倫與艾力並非個別例子，我深信他們作為事奉者所享受到的滿足感，應是（也可以是）一般事奉者所經歷的正常現象。

我對事奉者的經驗主要來自我牧養接近三十年的教會。教會植堂初期，我與同工學曉一些痛苦的功課——應如何（與避免如何）對待事奉者。在受傷害的事奉者身上所見證的痛苦催逼我們承認錯誤，並且學習更適當地支持和鼓勵這些甘心樂意的僕人。

多年來，我們都在學習——我們仍然在學習。事實上，我們教會的高層領袖每個月都會聚首商討事奉者問題：

我們是否恰當地關心事奉者？

我們是否提供正確的訓練？

我們有否更有效的方法招募事奉者？

我們教會那些忠心的事奉者實際上有甚麼體驗？

他們的靈命是否有所成長？

他們是否感覺到自己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他們是否受我們教會的整體異象所激勵？

我們接著會與事奉者談論這些問題，從他們的經歷中學習，並且不斷改善我們教會的事奉者文化。這本書大部分內容是從這些談話中產生。

向成功例子學習

並非每個人都如凱倫與艾力般有時間能成為全職義工，然而，許多人都發現在全職工作與全職育兒之間擠出時間當義工的回報。容讓我告訴你一些我認識的人的經歷。

在十一月某星期六早上七時左右，我駕車進入教會的停車場。我看見幾支環境事務隊的義工隊正在教會園地進行季末大掃除，清理花槽、耙樹葉，以及種植春季的球莖植物。由於環境事務隊提供特別適合家庭式事奉的機會，我看到很

多兒童與星期六義工混在一起工作(兒童義工通常將來會成為成年義工)。

某位事奉者這樣說：「每當我駕車進入教會，看見花草、樹木和水池是多麼美麗恬靜時，我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貢獻可以幫助駕駛者安靜下來，讓他們預備心神，聆聽上帝的話語，因此我喜愛成為其中一分子。」

當我泊好車子，我留意到兩台暗綠色半拖拉機分別拖著四十呎長、閃閃發光的鋁色拖車，停泊在教會停車場的後排位置。這些裝置屬於我們教會一位事奉者，該事奉者擁有一家食物代理公司；週末，我們會利用這些裝置運送數以千計的袋裝雜貨，到數哩外教會的食品儲藏室。來教會崇拜的會眾定期集合一起買雜貨，然後在特定的週末崇拜時段把一袋袋的雜貨放在汽車後箱。崇拜進行時，乘著小卡車的義工就會收集這些袋子，然後把它們放進半拖拉機裏。

會眾當中的某些成員，例如我那二十幾歲的兒子跟他的朋友，他們沿著馬路走，敲鄰近住所的門，又向住戶提供雜貨袋，讓他們為我們社區的飢餓家庭把袋子裝滿。「如果明晚你把裝滿的袋子放在門外，那麼我們會確保把它送給有需要的人。」這些年輕事奉者一個黃昏就收集四十袋雜貨，他們把雜貨帶到教會，並裝到半拖拉機上。

當半拖拉機到達食品儲藏室，另外有事奉者打開袋子，把食物放在架子上。這個行動涉及幾百個事奉者。每週另外有百多位事奉者在儲藏室輪班服侍，與靈裏飢渴、身體飢餓的人交談、禱告和分享食物。

佩斯是一位有四個孩子的活躍媽媽，她幫我們當食品儲藏室的主管。我曾對她的丈夫邁克說，由於他不但幫助佩斯負起搬遷食品儲藏室的重大任務，同時又是我們「事工重整委員會」與「教會理事會」的成員，這些事奉肯定使他們疲倦不堪。可是他的回應使我不再懷疑他和佩斯的感受。

「你是否開玩笑？我們如果不是這樣事奉的話，心裏將會有一個好像大峽谷(Grand Canyon)那樣大的洞。沒有事奉的話，我們甚至不敢想像我們的生命將會怎麼樣。」

在教會裏，星期六早上有額外的事奉人員在工作。

早上，青少年事工的音響燈光事奉者完成製作裝置後，隨即排練他們會呈獻的環節。敬拜的音樂震動了那巨大聚會室的地板與天花。在四周匆忙往來、高聲呼喊最後一分鐘指令、與在開門之前作最後禱告的人當中，只有約一至兩位受薪員工。然而樂隊、製作人員，以及小組組長都是義工，平均年齡大約十八歲。無論他們在星期五晚上幹甚麼，都不能攔阻他們在星期六早上露面，以令大約一千名初中學生的生

命不再一樣。

與此同時，在正堂裏面的事奉者在一排排的座位之間爬上爬下，清潔劇院風格的座位背部，他們逢星期六早上都會這樣為週末崇拜作預備。其中一位「膝行者」(knee-crawler)戴爾已經參加我們教會接近三十年。他是一間大地產公司的物業主管，卻從來不會錯過星期六早上的清潔工作。有兩樣東西連繫著這些座位清潔員：他們歡笑，並且為將會坐在他們所清潔之座位上的人禱告。

除了座位清潔員，每週還有一隊座位維修員修理搖晃的座位。無論維修員維修時產生甚麼廢物，吸塵機隊都會迅速清理，他們忠心地追隨著維修員在通道上往來。(可是人家卻以為那些乾淨、安全的座位是天掉下來的。)

在書室裏面，七十八歲的格雷絲正忙著把書放在架上和招呼顧客。她八十三歲的丈夫戴夫則在錄音帶製作部服侍。他們也共同帶領一個伉儷小組。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當義工，當時戴夫仍是全職工程師，他們曾參與十多項事工的服侍。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和家庭填滿了戴夫平日的時間，不過他在週末則有空閒時間。因此，有十年時間戴夫逢星期六下午清理教會裏的所有垃圾筒(那時候我們教會還未有受薪的堂役)。星期日，當等候格雷絲完成書室工作的時候，

戴夫會在幼兒班和嬰兒班的課室之間徘徊，收拾骯髒的尿片。戴夫也是我們教會重要建造項目的工程顧問，不久之前我見到他坐在會議桌旁，仔細審查一個冷氣系統的規格。縱使戴夫不斷與癌症搏鬥，他與格雷絲都拒絕放棄事奉。他們堅持說：「事奉是我們所做過最有滿足感的事情。」

在另外一個房間，詹姆與他的妻子琳恩在每月一次的工作坊當義工，幫助教會的新來賓接觸小組和事奉機會。詹姆平日為一間龐大的環保回收公司操作和保養電腦系統，在教會他負責領導和訓練在星期六工作坊服侍的工作坊主持人(table facilitators)。琳恩是教會職員，她義務為尋找合適事奉崗位的人提供一對一指導。此外，詹姆與琳恩全年開放他們的家招待出席教會研討會的國際訪客。詹姆還在教會樂隊吹喇叭差不多十五年了，而琳恩則參與禱告服侍。當我詢問他們關於義工的參與時，吉姆顯得非常激動。他說：「當義工永不會過時，事奉——我們喜愛事奉。事奉就是我們的生命。」

約早上八時十五分，「應許之城」(Promisewtowne)的課室滿是嬰兒、幼兒，以及六歲以下的小孩。當時他們的父母正在義務擔當星期六早上各樣的事工——服侍初中學生、在職業工作坊幫忙、帶領老人痴呆症的支援小組、為禱告事

工接到的代禱事項禱告——孩子們便放在一個像幼兒園般環境中學習和遊戲，這通常是由少年人或兒女已長大的人士負責。這些照顧小孩的義工承諾讓年輕的父母能夠體驗事奉的樂趣。「應許之城」每週開放四天，每天有八十至九十名義工服侍近一百名小孩，令許多年輕父母在整個星期裏可以義務在書室或食品供應中心工作，擔任職員的行政助理，當支援小組組長，或在其他崗位服侍，接觸教會的每項事工。

我們剛開始建立教會的時候沒有金錢聘請職員。我們卻有一個夢想……而事實上，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

這樣，我們以義工形式開始。晚上，我在芝加哥的「水街市場」(Water Street Market) 為我爸爸的批發公司代理產品。我太太琳則在一間基督教書室工作和私人教授長笛。原有的其他核心人員有的做學校老師、專利巴士司機、房地產代理新丁。我們有一位工具與鑄模製造員、一位影音製作員，以及一位印刷商。我們當中很多人還在大學讀書。然而，我們深信只要竭盡所能忠心地獻上時間與才幹，就能夠夢想成真。

事後回想起來，缺乏資金或許是一件大禮物。這境況迫使我們無意中發現一項深奧的真理：教會本來的構思乃是一個主要由義工組成的組織。教會的力量正正是每個人的力

量，不論男女老少同發揮恩賜，去成就上帝的救贖計劃。

當耶穌邀請彼得、雅各、約翰，以及其他門徒協助祂傳揚天國的福音時，祂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策略性決定。祂其實可以用其他方式建立祂的事工，可以繼續唱獨腳戲，可以要求所有跟隨者在最初十年的門徒生活裏全職宣教兩、三年。

然而，耶穌卻選擇把推動事工的使命交給一班平凡人，他們都是生活在現實的家庭、商業和社區裏。祂相信製造陶器、牧養生畜、烘烤麵包等技能同樣可以用來拓展上帝的國度。

使徒保羅強烈感受到自己的義工身分，因此在哥林多前書九章提醒人們他也是一名義工。他以織帳棚為副業來維生，以便能夠以牧者和領袖的身分服侍而無需成為教會的一項財政負擔。

我是一名受薪的員工。我衷心感激有充滿恩賜、辛勤工作、富創意的受薪員工與我同工。然而拓展上帝國度不能單靠受薪教會員工的努力。我相信教會是世界的希望，而這希望有賴來自社會中各階層的義工——醫生、教師、家庭主婦、商界行政人員、大學生、護士、祖母、退休工程師、木匠、牙醫、理髮師、中學生、雜貨店文員——願意由上帝推

動、賦予能力、並加以使用。

促成不再一樣的潛能

多年來，我聽過許多上帝偉大的僕人形容自己為「只是一名義工」。在我繼續寫作之前，我想作一些澄清。「只是一名義工」不應在我們的字彙裏出現。

如果沒有心裏火熱的義工每月獻出數千小時，我牧養的教會必定無法生存。世上沒有足夠的金錢支付所有極度需要奉上帝的名去成就的善事，而這些善事存在我的教會，也存在你的教會，在我的社區也在你的社區，在我的國家也在你的國家。

若沒有義工們的工作，那麼無數的創傷將得不著照顧，無數的口得不著餵養，哀傷的人得不著安慰，破碎的婚姻得不著彌補，孤單的人得不著擁抱，孩童得不著養育。無數杯的涼水將無法奉耶穌的名施予，無數的靈性追求者將得不著扶助，並被引導到基督跟前。

無論是上帝賜福予你，令你每週可自由運用四十小時，或是你僅僅可從超出負荷的時間表每月騰出四十分鐘，你都有潛能使你所處的角落不再一樣。

你能夠獻出甚麼？這是超出你所能夠想像的。你有與生俱來的恩賜和天分。那份激勵你的熱誠，你有幸接受教育的福分，那些你在家或在職場上工作磨練出來的技能，那些使你成熟的人生經驗，那些使你變得更有深度的痛苦，那份從上帝的心注入你心內的對鄰舍的愛。

這些都是上帝慷慨賜予祂所有兒女的行善工具。為甚麼？為的是使我們能夠把好處施予其他人。我喜愛的教會定義就是「祝福的羣體」——一個蒙上帝賜福因而能夠祝福世界的羣體。

你一旦決定把上帝賜給你的福分，即使是一小部分，傾注在別人的生命裏，將會發現某種強而有力的種籽已撒在你的靈魂裏。總有一天，正當你實踐事奉的精神與行動之際，那顆種籽便會綻放為奇妙的領悟——這就是你受造的原因！

3



僕人心態： 孤注一擲

我們愛、服侍、關心別人，
因為這是被上帝的靈所充滿的人之正常行為。

我們是基督徒。基督是最大的僕人。

我們不得不服侍因為基督這最大僕人的靈

已充滿了我們的心。

當我們服侍，我們只是作最自然不過的事吧了。

索格倫 (Steve Sjogren)¹

大多數人都想過有目的的生活。我們想把自己獻給一項有價值的目標。但我們卻因多年來受到自利文化的信息的炮轟而感到困惑。放縱自己、滿足欲望、使食慾得到飽足、

追求享樂，這些全都與你有關。

在這樣的信息下，很容易理解為何我們害怕投資時間與精力去服侍上帝與別人會降低我們的生命質素。我們納悶，假如我們離開安舒的旁觀者立場而投身僕人的處境 (get dirty on the playing ground of servanthood)，將會發生甚麼事情？我們豈不是會比以前更加忙碌及須要更辛勤工作……而我們的銀行存款並沒有補償性的增加？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樣做是否合情合理？

我們會問，假如我委身事奉，最後我會享受還是畏懼事奉？生命是否會真的更加充實？或是更加枯竭？事奉能否幫助我在靈性上有所成長，或只是額外的需求而實際上卻削弱了我的靈命？為何我應參與事奉？真的值得做嗎？

於1972年，當我感到上帝推動我在伊利諾斯州帕克山脈 (Park Ridge) 一間中學的青少年小組做義工，以上的問題一直纏擾著我。上帝預備一位矮小、體格魁梧、名為畢利茲壘 (Gilbert Bilezikian) 的大學教授幫助我找到答案。

畢博士 (Dr. B) 是一位年輕時流亡到巴黎的亞美尼亞難民，他以優雅的法國口音教授新約課程——但他的信息一點也不優雅。他徹底跟隨耶穌過一種犧牲和服侍的生活深深地打動我。

我來自富裕的家庭，是一個自以為是、二十歲的刺激追尋者。在我能夠合法地使用之前，我已擁有帆船、私人飛機、跑車，以及哈利(Harley Davidsons)電單車。我旅遊遍及南美洲、歐洲、非洲，曾在著名的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CC海灘(Copa Cabana Beach)度假。我當然懂得生活！

然而，這位結實的中年教授給我當頭棒喝，把我的既有觀念從我裏面抖出來。

他說：「同學們，自我滿足永不會帶來真正的滿足。」正當我的同學在瞌睡，我卻在冒冷汗。他的話與我相信的每一樣東西都互相矛盾。

「自我滿足永不會領你朝向你所要尋找的豐盛人生。它只會領你朝向空虛與自我毀滅。而在過程中，你會摧毀其他人。」我幾乎無法呼吸。

畢博士向我們解釋，大部分人最終會明白怎樣才能居首位。假如他們在華爾街工作，目標是賺很多錢。假如他們在荷里活工作，上進的目標就是製作獲獎的電影。假如他們在首都華盛頓工作，要訣就是盡可能接近總統辦公室。

「我們大家都希望居首位，」他宣告：「但耶穌說，在祂的國度裏居首位的途徑就是成為天父的忠心僕人，成為彼

此服侍的謙卑僕人。」

眾人的僕人？

成為耶穌跟隨者的決定徹底改變了耶穌第一批門徒的生命。他們離開家庭、朋友、職業，成為無家的客旅，把他們的前途寄望在一名革命性導師那經常震撼人心的話語上。

當然，有一段時期，跟隨耶穌就像一項大冒險。就以彼得為例吧。多年來他每天走到海濱，在漁船上解纜、撒網，扯起一網魚並數算漁獲，把魚送去市場，以漁獲交換少量金錢，買食物，然後回家。這種生活實在難以發揮才智。

後來他遇到耶穌，成為當時最有能力、恩賜、魅力的領袖之得力助手。耶穌神蹟地餵飽龐大人羣、醫治病患者、叫死人復活。誰能想像事情的發展？彼得切實地委身於一顆正冉冉上升的明星。

但事情開始變得棘手。耶穌勇於挑戰宗教和政治領袖之自利價值觀的習慣引起敵意。祂不留情面地呼召人朝向不同路向，為祂的跟隨者帶來極大麻煩。

耶穌對服侍上帝和別人的激進呼召很多時候令門徒難以接受。「若有人想為首的，」祂告訴他們：「他就要成為最

後的，作眾人的奴僕。」

這豈不是有點兒極端？

祂跟著開始運用真正令人不安的語言：捨棄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喪掉你的生命。

在馬太福音十九章 27 節，彼得終於問了大概所有門徒都想發問的問題：「我們已經捨棄一切跟從了你，我們會得到甚麼呢？」

我深信在彼得心底激發著一股真正願意為耶穌捨棄自己生命的渴望。然而他到底也是人，他舊有的生命縱使不是很精彩，至少也是可以預測的。他知道自己朝向甚麼地方及可從中得到些甚麼。然而跟隨耶穌，他必須立刻擺上一切而沒有肯定的回報。他正感到疑惑：跟隨這個人是否很傻？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著我和福音捨棄了房屋、弟兄、姐妹、母親、父親、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同時要受迫害——在來世還要得永生」（可十 29 ~ 30）。

耶穌向彼得保證跟隨祂是值得的。要跟隨耶穌絕不容易——他們甚至要面對迫害——然而無論今生來世都會得到難以置信的獎賞。事實上祂曾承諾，祂的跟隨者無論捨棄了甚麼都會得百倍的回報！

福音書清楚指出，門徒對於他們的領袖之承諾，曾有難以置信的時刻。他們似乎相信，為他們所渴望的豐盛生命提供唯一有把握途徑的，是自我中心而不是作僕人。

有一天，耶穌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們在路上爭論甚麼？」——他們一聲不響，因為在路上「他們彼此爭論誰為大。」

耶穌呼召祂的跟隨者成為僕人，然而在他們沒有防備的私人談話裏，他們彼此爭論誰最有可能成功。他們彼此爭論誰最有恩賜？誰最著名？將來誰會有最大成就？誰會獲得最多演講機會，接受最多訪問，送出最多親筆簽名，操縱最大權力？

你知道嗎？我們很像那些門徒。

通往真正生命的途徑

我被畢博士關於僕人心態的教導吸引，因此我請他到我開始帶領的中學青年小組演講。

「你們想真正的生活嗎？」畢博士問那些學生。「那麼，懸掛一條象徵服侍的毛巾在你的手臂上。」畢博士不只一次強調這個主題，也不是十次，而是差不多在他早年為我們青

年事工所宣講的每篇信息裏。

他常常教導來自約翰福音十三章的熟悉故事，就是那日耶穌和門徒共進晚餐而洗腳者並沒有出現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那個地方，人們通常穿著涼鞋走在多塵的路上，然後斜倚在矮桌旁，他們的雙腳距離其他客人的臉並不遠，因此習俗要求看門的僕人必須為客人洗腳。然而，這頓晚餐並沒有為客人洗腳的僕人。應該是有些事情出了岔子，洗腳者並沒有出現。

請想像一下你正站在玻璃後面觀看這個情景。第一個門徒進入樓上的房子發現沒有洗腳者。忽然，對他來說這正是要作決定的時刻。他要洗自己的腳嗎？他要除掉外套像一般的僕人為其他人洗腳嗎？從他的雙眼可以看得出，他在想：「不是我。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是奴隸，我不是洗腳者。」

他嘗試估計耶穌將會坐的地方，然後在桌旁選擇一個有利位置。

第二位門徒進來了，發現沒有洗腳者，也看到他的朋友已經在桌旁坐下。他這樣想：「好，如果他不紆尊降貴做洗腳者，我也不會。」他遂走向屋裏的次好座位。

所有的門徒都做同樣的事。他們魚貫而入，經過洗腳

盆，選擇餘下最好的座位。斜倚著，他們骯髒的腳緊貼著彼此的大腿。

最後，耶穌進來。請留心觀察祂。祂看看水，跟著看看門徒骯髒的腳。從祂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三年了，一篇接一篇的信息、一個跟一個的例證、一次復一次的對質。你看到嗎？似乎都失敗了。

耶穌走向桌子，緩緩的坐下。祂只是靜默地坐在那兒。或許有人至少會有謙卑之心來洗主人的腳。然而沒有，沒有人行動。

刻下請留意祂。祂從桌子旁站起來，走向洗腳盆，並脫去外衣。祂小心地拿起毛巾穿過祂的腰帶，正如一個普通僕人會作的那樣。然後祂往盆裏倒水。

現在留意門徒的眼睛。驚訝、尷尬。跟著，當耶穌開始為第一個門徒洗腳時，你可從他們的雙眼見到更深刻的東西：極度痛苦、遺憾，甚至眼淚。「究竟我怎麼了？我怎能犯這樣的錯？我整個世界圍繞著自己旋轉。我不夠謙卑，沒有為弟兄洗腳已是遭透了，但我竟然連救贖主的腳也不洗！我怎能這樣作？究竟我是怎麼了？」

耶穌環繞著桌子移動。彼得抗拒了片刻，但耶穌深知如何使彼得安靜。當完成祂的任務，耶穌摺疊好毛巾放回原

處。他穿上外袍，走回餐桌斜倚著。約翰福音十三章 12 至 17 節記載了祂接著說的話：

他對他們說：「我給你們作的，你們明白嗎？你們稱呼我『老師，主』，你們說的對，我本來就是。我是主，是老師，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應當彼此洗腳。我作了你們的榜樣，是要你們也照著我所作的去行。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過主人，奉差遣的也不能大過差他的人。你們既然知道這些事，如果去實行，就有福了。」

多年後，使徒保羅用以下這些來自腓立比書二章 3 至 8 節的話總結耶穌留給跟隨者的榜樣（作者加了強調）：

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貪圖虛榮，只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應當有這樣的意念，這也是基督耶穌的意念。他本來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

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的主和老師耶穌取了奴僕的形象。這裏保羅挑戰我們接受一種新的觀點。他呼籲我們不要單顧情感上的片刻激動，而是條理分明、在理性上明白耶穌為我們所示範的。他要求我們容讓聖靈更新我們的意念，以致我們在家裏、在工作上、在教會裏，以及在我們的社羣裏的自然回應，是對上帝和人的謙卑服侍。

在給羅馬人的書信中的開頭，保羅強調他自己都奉行這種心態，他這樣介紹自己：「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他就像是在說：「親愛的朋友，你只需要知道兩樣關於我的東西。我的名字叫保羅，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孤注一擲

畢博士一直是我生命裏很重要和非常欣賞的屬靈導師，他不但在言語上，並且在行動上，指導我朝向耶穌的僕人典範。但當我第一次坐下接受他的教導時，我有點兒固執。

我對他說：「這個不合情理，我不明白它怎樣運作。」

他說：「儘管試試看吧。」

然後他向我和一小羣學生與義工領袖提出一項挑戰。

他向我們誦讀馬可福音八章 34 至 35 節耶穌的話語：「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應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我和福音犧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我和福音犧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接著他挑戰我們對那些話進行測試。他說：「用六個月的時間，孤注一擲試試看吧。義無反顧地跟隨耶穌的典範。爭取一切服侍的機會——就算這些事情看來似乎並不重要。」

「甘願為別人開門；選擇坐在汽車的後排座位好讓你的朋友可以坐在前面；清理垃圾，儘管這不是你的慣常工作；散會後自願把椅子疊起；在百貨公司裏扶老婆婆上樓梯；張開你的雙眼，隨時隨地都帶著你的僕人毛巾。一週復一週鑒察你的心境。然後問自己：我是有所得益還是有所虧損？」

他說：「假如你想的話，試試另一種方式。在一切你有的機會裏，以你自己為中心，要求世界環繞著你轉動。努力擠身前線，但面臨骯髒的工作、不體面的任務時卻消失。每

天清晨在一面全身鏡前深深鞠躬，跟著後退一步誠實地評估。你是更親近上帝和人，還是更孤立？你的生命是更完滿還是更空虛？你覺得更滿足還是更失望？」

「孤注一擲試試看吧。」

我們這班「子城」(Son City) 之小型青年事工的核心人物決定接受畢博士的挑戰。六個月後，我們從很少學生發展到幾百個。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上帝和對人的心大大擴展了。

我們全都比想像中能夠做的更努力工作，而我們都有愉快的經歷。我們發現了連自己也不知擁有的技能。我們感到活力充沛。我們看到小伙子們的生命改變。當我們一日復一日的一起事奉，彼此的關係更密切。

財政方面，我們僅僅湊集足夠的生活費——但我們真的不介懷。當有人的汽車壞了而又沒能力維修，我們會共同出錢修理或共同撥時間協助。

我們與學生們談論他們的屬靈生命至深夜，並一大清早起床策劃節目，晚上短暫的睡眠就好像只是小小的犧牲。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使你得豐盛的生命。」我們接納畢博士的挑戰正是要尋找那豐盛的生命。

憑著對上帝的忠心事奉和彼此間的謙卑服侍，三年後

「子城」發展到有一千名學生。幾名領袖和青年事工的核心成員（後來成為我們教會的核心成員），他們沒有神學院的學位、沒有植堂的經驗、沒有金錢、沒有設施、不夠成熟。但有位勇敢的法國人挑戰我們去接受基督徒生命中那種似乎矛盾卻是正確的基本論調：「跟隨耶穌進入徹底的僕人身份就是邁向豐盛生命的正確途徑。」

遲早每個人都必須決定在何處押上他們生命的大賭注。你的賭注押在哪裏？押在一種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上？抑或是押在耶穌的僕人模式上？你的決定曾帶給你甚麼經歷？

如果你不滿意自己的答案的話，請你拿起服侍的毛巾吧。

這孤注一擲的嘗試是值得的。

4



奇妙的交流

這是此生其中一樣最美的補償——
沒有人嘗試真誠地幫助別人而自己不能從中得到幫助。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我凡事以身作則，你們必須照樣辛勞，
扶助軟弱的人，並且記念主耶穌的話：

「施比受更為有福。」

(徒二十 35)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的卡桑德拉村 (Village of Cassandra) 距離首都聖多明哥 (Santo

Domingo)差不多四小時車程。大部分的車程中，沿途一邊有海浪衝擊，另一邊則是高聳的青蔥山脈。連綿不斷的乾涸路面穿過一片片種滿香蕉與木瓜樹的土地，以及一塊塊種滿甘蔗與咖啡樹的田。在雨季的時候，淤泥經常滑近馬路，然而這天當格雷格與他的朋友由聖多明哥出發時卻是塵土飛揚。他們穿過巴拉奧納(Barahona)鎮，計劃去給某小村莊建築混凝土屋頂和牆壁。

在卡桑德拉的那個星期，格雷格與他的朋友致力建造兩間「人道安家組織」(Habitat for Humanity)的房屋——而他們自己的心靈也有得著。格雷格說：「我看見沒穿衣服的小孩子(因為他們沒有衣服可穿)，在人們丟棄廢物和糞便的污水溝裏游泳，我看見沒有自來水的家庭，人與生畜擠在棚屋裏，而這些棚屋簡陋到我們甚至不會用來掛起園藝工具。」

這種令人受不了的貧困使格雷格感到不知所措，以致他要數天時間才見到隱約的盼望。「我看見作母親的與作父親的同樣辛勤地建造房屋，他們卻依然花時間親吻割傷了的膝蓋或是溫柔地責備做錯事的孩子。當五歲的兒子拿起一桶砂漿送去給砌磚的人時，我看見作父親的挺起充滿自豪的胸膛。有一個男人由於剛做完手術，無法建造自己的房屋，但社羣聯合起來為他建造。我看見一個男人眼含感激之情，因

他的妻子在我們為他建造屋頂之前十天剛去世。我看見他們對我們的忍耐轉為笑聲與擁抱，以及當我們離開時感人的歡送。我看見上帝融化了人心裏我以為永無法改變的偏見。

「我本來懷著施予的意圖到那裏，但所得到的竟然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

當格雷格與他的朋友在卡桑德拉工作的時候，另一隊義工在聖多明哥一個赤貧的殖民地地區，為一個興旺的教會修葺一座新建築物，而這教會有很高分比的會眾曾是娼妓與吸毒者。

義工隊中有位五十五歲的男士是建築機械操作者。他的妻子一年半前離開了他，他嘗試重整生命卻不成功。一個週三晚上，義工隊開會匯報他們的體驗。在會議中途，這位男士崩潰了，且哭起來。他說在過去十八個月他完全沒有人生目的。他由於懂得西班牙語，可以跟街上一些癮君子交談，知道他們的生命透過基督教社區教會(Iglesia Comunitaria Cristiana)而得以轉化。他把對自己生命的注意力轉向別人才不過三天，便首次感受到自離婚以來的盼望。

隊長說：「這就是這些旅程所發生的事，當人們把他們從對自己的關注中超越出來，他們的心就會轉變。」

這些人孤注一擲從而看見他們的心徹底轉化，這正是事

奉的結果。有一位電郵撰寫人這樣形容事奉：

對我來說，不論以甚麼身分事奉，事奉最大的影響力就是它使我的心從關注自己轉向別人。基督是我所知道最「關注別人」的人。我難以想像嘗試與祂同行而又不服侍人會怎麼樣。我越多事奉，我的心越多轉變。

另一位義工這樣寫：

當我第一次參與市中心貧民區的兒童事工，我問一個八歲男孩我可以為他做甚麼。他打了我一拳，我很想還手，然而，就在那刻上帝把愛護受傷兒童的憐憫放進我的心，這是我從未有過的感受。那一刻永遠改變了我的生命。我相信當我們願意事奉時，上帝的憐憫就會進入我們的心。

醫治內心傷痛的香膏

有些伸出援手的人看見自己的心得以轉化，另有一些人

則發現了醫治自己內心傷痛的香膏。很少人開始事奉時會這樣想：「我確信這會是醫治的體驗。」然而，許多人事奉後卻知道意想不到的醫治已在他們的生命裏開始。

一位年輕的新婚者珍妮花有這樣的發現，當與丈夫約會的時候，她已經習慣他們之間的長期分離。然而在「莊嚴的、以上帝為中心的婚禮」後八個月，珍妮花的丈夫必須離家六個月，跟隨海軍陸戰隊到加利福尼亞沙漠中部。丈夫的離開與出差對珍妮花打擊很大。在丈夫離開前後的幾個月裏，珍妮花祈求上帝幫助她忍受那孤單的日子。

兩個月的漫長分離後，珍妮花覺得上帝忽略她，她覺得上帝沒感受到她的抑鬱。某天一位鄰居告訴她，他的一位海軍朋友同妻子需要在芝加哥尋找居所。由於他們預期只是逗留兩個月，以致沒有業主願意出租房子。

珍妮花來一個迅速的禱告後便作了決定。她告訴鄰居那對夫婦可以與她同住。她說：「這裏只有我一個人，我有很多房間。此外，我認為或許身邊有些人會使我振作起來。那對夫婦在下一週搬進來，就在幾個小時內，我知道上帝已用一個奇妙的方式答允我的禱告。他們是一對虔誠的基督徒夫婦，他們的婚姻喚起我的甜蜜回憶。透過他們，上帝給我一個清晰的信息，我如果心裏讓祂居首位，就能應付任何事

情。上帝呼召我開放我的心（和我的家），並且給我盼望與歡樂作為回報。」

艾德也在他服侍時得到醫治。儘管他作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支離破碎。他的妻子離開了他，他失去了工作，他剛從加利福尼亞州遷移到中西部，他因無家可歸而要睡在汽車裏。

一個星期四晚上，他來參加我們為無家者而設的事工，有一位服侍食物的婦女問他是否想要一本聖經。艾德接受了那本聖經，然而他決定一旦有能力，便會購買自己的聖經及其他讀物。

艾德在找到一個臨時居所後，到教會書店參觀。「當我在書店裏四處閒逛觀看資料時，我開始哭泣起來。我感到極度心碎。在書店工作的一位婦女看見了我，並且為我禱告。接著她告訴我在食務部（food service ministry）有一位名為琵哲斯的婦女熱愛為人禱告。」

艾德進而找琵哲斯——一位笑口常開的美國黑種人婦女。「當她看見我走向她，她說：『噢，天啊，年輕人，來這兒。』接著她給我一個大擁抱，說：『有甚麼事需要我為你禱告？』」

為艾德禱告之後，琵哲斯說：「看，你是年輕人。你不

會拒絕幫一個老太婆的忙吧，是嗎？」

「不會，太太，當然不會。」

「好，那麼跟我來吧！在教會的廚房裏，我正需要找人幫忙。我們必須為今天在這兒聚會的全體會眾預備午餐及晚餐。我會告訴你圍裙放在哪裏。」

當艾德穿上了圍裙，其中一位廚師問他是否懂得怎樣為菠菜出水。

「懂，先生。你是不是用蘑菇和牛油來煮？」

艾德在軍隊裏作廚師的經驗令他服侍得很好。一天復一天，只要不是在「家品店」（Home Depot，譯註：Home Depot為美國最大家居用品連鎖商）工作，艾德就會回到食務部做義工。「我只知道我需要在這裏。這些服侍在我心裏動工，並且醫治我。」

艾德開始參加週末及週三的聚會，並且決定加入教會。當他出席入會約見時，他第一次有勇氣訴說他的故事：1973年他如何成為基督徒，與上帝同行一段時間後離開，而如今又回轉。「我在這裏是因為我祈求上帝領我歸向祂，無論要付上甚麼代價。我要與祂建立那種我為之而創造的關係。因此我失去家庭、工作、妻子——我在加利福尼亞州擁有的一切。我失去了所有使我離開上帝的東西。」

負責約見艾德的人告訴他，會友每個月必須至少服侍一天。他笑著說：「別操心，反正我每天都在這裏。我喜愛這個地方。人們不斷說：『謝謝你的服侍。』而我說：『不用客氣，謝謝你提供一個我可以服侍的地方。』我認為如果上帝給你一樣恩賜而你不能用它，你倒不如挖一個洞跳進去。因為服侍是成長、醫治的開端。所以現在我只是舉起我的雙手說：『主啊！且容讓我服侍吧。差遣我去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

「假如有人問我是否曾操作音響器材，我會說：『沒試過，但我願意學。』因此他們把我放在製作隊。『嘿，艾德，你曾否操作電腦？我們可以在這裏用你。』因此我與維修教會電腦的朋友一起服侍。」無論他們有甚麼請求，我都去。我就是享受這樣。」

週三晚六時半，我看見艾德在教會課室裏，該課室已經改裝為中學生的咖啡室。我沒與他交談，他正忙著沖泡榛子味牛奶咖啡。然而我知道他有一個愉快的經歷，並且得到醫治。

事奉者交流

在過往的歲月裏，我觀察到「事奉者交流」通常對事奉

者很有幫助。我明白這是個敏感的課題，容易引起誤會。我們因順服與感激基督而事奉，去延伸天國的目的以及為著我們所服侍的人的好處，這是正確的，重要的是我們切勿把施予扭曲為獲取的手段。

然而事實上服侍的途徑——好像其他引導人順服的道路——通常充滿著獎賞。這是耶穌的偉大吊詭理論再次發生作用：「任何人為我犧牲生命的，必要得著生命。」這並不是意味著事奉總是歡樂、容易或立即得到滿足——有時候「喪掉他們的生命」那部分真的會令人感受到好像一種喪失，一種痛苦、嚴重損失——然而以事奉來回應上帝的呼召最終總是會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更美好。

以下的電郵突顯出服侍別人的種種好處。

關係的醫治

「媽媽與我的關係已經疏遠了許多年。她把我從屋裏攆出來，之後我們沒有再交談。然後，在1981年的感恩節那天，她嘗試自殺，結果四肢癱瘓住在療養院裏。她不能動、不能講話，但還有部分腦部功能。」

「我是個初信者。教會聚會後我會到那間小規模的療養院，嘗試幫助她。剛開始時是一杯水插著一枝彎曲吸管。這

個行動用盡了我所有的屬靈能力與勇氣，但我覺得假如我像耶穌那樣服侍我媽媽，不管怎麼樣耶穌會感到高興。」

「在接著的三年，這個行動引發許多其他行動——替她梳理頭髮、修剪指甲、剃掉腿毛、刷洗假牙。要我服侍一個已與我疏離的人是非常困難的，上帝用這些行動來醫治我和我們的關係，以及燃起我靈性上成長的進程。服侍媽媽的行為，為她打開了一道福音的門，讓我領她相信基督。這在我的基督徒新生活裏燃點起對主和失喪者的熱誠。」

感恩的「回饋」

「由於我們的婚姻觸礁，太太與我參加了一整年的婚姻修復課程。這個課程或許挽救了我們的婚姻，在當中我認識到我對我們失敗的婚姻應負的責任，應怎樣公平地「鬥爭」，以及怎樣與太太一起禱告。每一天我都感謝上帝、婚姻修復事工，以及我了不起的太太，因為這樣做得通。」

「當我們獲邀請成為見習組長時，我們感到驚訝，卻又因有這個機會而感到榮幸。自此，我們就帶領為有困擾夫婦而設的小組。我們非常感激上帝賜下這個回饋的機會。」

看見上帝在別人身上作同樣的工

「四年前，我開始在樂園營(Camp Paradise)的工作週服侍。身為四十九歲男人的我，當然想得到比起整日都好像被鐵鏈栓在一起的囚犯般工作更好的事情，那為甚麼我還要那樣服侍？只因為九年前，我參加了無數父子與父女的親子營會。每次營會上帝都與我在那裏相遇。祂觸動我的心並軟化我的靈。」

「我因此用盡千方百計，為的是在那裏服侍，看著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同樣發生在別人身上。假如那樣做還不能燃點你的靈火，那麼我只能說，你一定是一根被水溼透的木頭！」

生命裏的新觀念

「崇拜後在迎賓中心(Welcome Center)服侍是很大的祝福。我們通常負責回答一般的查詢。然而，有時候有些人懷著傷痛與需要來到，找尋願意聆聽和與他們一起禱告的人。在這些時刻，我真的感受到聖靈給我話語，所以我可以通情達理地回應。我面對的問題，比起我所聽過的故事簡直微不足道。」

正式的事奉啟發非正式的事奉

「事奉提醒我為何而活。之前我在教會做婦女的導師激發了我，並且影響我生命裏的非正式的事奉，服侍精神延續至駕車回家途中，一路上的雜貨店，在郵箱旁與鄰居的簡短聊天，甚至在我們家住宿的客人。這是充滿歡樂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是耶穌的話語彰顯在我的生活上。」



我最近聽了一個電台節目，退休人士每星期做一天義工，會比從不做義工的長壽二點五倍。陸雅倫(Allan Luks)是 *The Healing Power of Doing Good* 的作者，他描繪那些常常面對面服侍別人的義工所得到的體能上的好處。陸氏清楚指出「當我們游說某人作前線義工，我們是在給予一份類似健身會會籍的大禮物。」² 幫助別人得到長遠的好處，「包括消除背痛與頭痛，降低血壓與膽固醇，抑制暴飲暴食以及濫用酒精與藥物。」³

陸氏創造「助人者之快感」一詞來形容義工在情緒上所體驗的興奮感覺。艾摩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腦部科學家發現了構成助人者之快感的科學原因。顯然，選擇與

人合作「活化了腦部一個含豐富多巴胺的部位，多巴胺就是由某些藥物或其他沉溺行為所激發而產生快感的化學物質。」⁴ 當人們說服侍別人「使我感到很舒服」，他們的話或許比他們所知的更有科學根據。

我並不覺得這對上帝來說是意料之外的事。

讓我再說一遍：「我們服侍因為我們曾接受別人的服侍，並且因為我們是跟隨一位服侍人的領袖。上帝創造了我們的身、心、靈，難道祂不會呼召我們過一種會強化我們的身、明澄我們的心、平靜我們的靈的生活方式嗎？上帝創造我們是要我們過服侍的生活——充滿回報的生活！」

5



甚麼？我是一位祭司？

我的一位商界朋友以「我的祭司」來介紹我給他的哥爾夫球伴，這使我顯得更拘束。有兩個原因使他的話引發起令人震驚的回應。首先，我並非打扮得像他們心目中的祭司形象。其次，我的朋友並沒有與任何教會有足夠緊密的聯繫，以致他會有一位祭司——或甚至是任何類似的東西。

其實，我的朋友知道我並非他的祭司，也不是其他人的祭司——至少根據他對祭司有限、又典型的觀念。另一方面，我肯定是一位祭司。很大機會你也是。對某些閱讀這本書的人來說，成為祭司或許與你的心意相去太遠，然而這距離上帝的心意並非太遠。

祭司的任務

在耶穌誕生之前，聖靈在一羣蒙揀選稱為祭司的人當中工作。摩西的哥哥亞倫是首位以祭司身分事奉的人，而他的兒子們繼承他的祭司職分。

舊約的祭司在上帝與百姓之間傳遞信息，並執行所有宗教活動——禱告、獻祭、認罪——一般人不能直接與上帝交通，他們必須透過祭司才行。

然而耶穌的生命與受死把整個舊約宗教體制翻轉過來。在現今稱為聖靈降臨節（Day of Pentecost）的那日，當首批基督跟隨者在「馬可樓」（the upper room）聚集，他們突然聽到一陣疾風吹過的響聲。然後火燄般的舌頭落在各人頭上。我可不知道「火燄般的舌頭」是怎麼樣，然而它們代表聖靈降臨，並且充滿教會。火燄般的舌頭並非落在蒙揀選的小數人頭上，而是落在各人頭上。

自那刻開始，突然每個耶穌的跟隨者都成為了祭司，這取代了由少數蒙揀選、被聖靈充滿並賦予能力的祭司擔當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樑。

這意味著今天我們可以直接親近上帝。每當想向上帝敬拜、禱告，或認罪，我們無需找祭司或傳道人代勞。

這也意味著我們是彼此的祭司。那麼一位忠心的祭司應為他的百姓做些甚麼？就是為他們禱告，鼓勵他們，守望他們，正視他們的過失，與憂傷的同憂傷，與喜樂的同喜樂。結果，人人感到被愛、得餵養、有安全感及蒙祝福。

試想像一個羣體內每個成員都好像舊約的祭司那樣，嚴肅地看待自己的祭司職分。一個像這樣的羣體必定會使世界完全改觀！

根據以弗所書四章11至12節，上帝特地裝備某些祭司事奉者去訓練別人如何事奉（強調為作者所加）：「他所賜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代替舊約聖殿制度的，我們教會會眾全為祭司，當中有少數導師、領袖及牧師蒙召去裝備這些祭司參與事奉。在大多數現代教會處境裏，「裝備事奉者」就是受薪的教牧與職員，而那些接受裝備去執行善工的就是「事奉者」。

在整個教會歷史裏面，每當這個計劃得以實行，教會就會結出纍纍的果實。在這種情況下，人人都是贏家。

· 訓練者贏了——每當他們看見上帝大大使用他們

所招募、愛護，訓練、以及賦予能力的事奉者。

- 事奉者贏了——因他們獲得由旁觀者轉移到事奉參與者的興奮。他們在上帝的手中，成為醫治、盼望和轉化的器皿。
- 周遭的社區贏了——因它永久地接受一個充滿愛、合一、有多方面恩賜的力量的服侍。
- 當然，整個計劃的設計師上帝贏了——因祂目睹兒女們在推動祂修補支離破碎的世界的偉大目的。

出軌列車

我未能像一位史學家那樣精確地描寫教會的列車是在甚麼時候及怎樣出軌的，然而它的確是出軌了。雖然早期教會是以信徒皆祭司這個美麗概念開始——每個信徒都是活躍的傳道人並多方面行善——在過去幾個世紀大部分教會卻倒退至舊約的模式。一般情形如下：

一羣約一百人聚集一起，決定組成一個宗教羣體，並且「聘請一位傳道人」。這是他們所用的術語：聘請一位傳道

人。然後他們對新聘請的傳道人說：「好，這是我們想你想做的事：宣講、教導、婚禮、喪禮、醫院探訪、探訪會友、輔導受困擾的人、向社羣傳福音、籌款、印製刊物、發出通告、為患病者禱告。到年終的時候，我們會拿出評分卡來決定你能否達到我們的期望。能夠的話，我們會與你續約一年。不能的話，我們會另聘他人。」

如果受聘的傳道人積極投入眾多的任務，而致教會開始增長，會眾也許會聘請一位副牧者、一位行政牧者，或一位青少年牧者負責主任牧師未能兼顧的事工與人。然而再一次，會眾是支薪予「聖職人員」進行事工。

結果導致教會有少數過勞的專業牧者，由會眾的十一奉獻和其他捐獻來應付所有祭司功能，而其餘的人則仍然作被動的旁觀者，他們的恩賜與天分因廢棄不用而退化。

這是現今存在最廣泛採用的事工模式——而這種模式並沒有任何聖經經文支持。可悲的是，這種方式導致很多當代教會亂七八糟：軟弱、鬆散、乏力。不幸的是，這種心態是很難改變的。

史奈達(Howard Snyder)在*Liberating the Church*一書中說，大多數教會成員懷著這種心態：「我們期望醫生醫治我們，而不是訓練我們去醫治他人。我們期望律師給我

們專業意見，而不是容許我們加入由明白法律制度如何運作的人組成的祕密聯誼會。同樣地，我們需要牧者服侍我們，而不是建立和訓練我們去服侍別人。」⁵

我認為上帝使我多少有點兒厚臉皮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多年來我必須承受那些要我做他們的醫生與律師的人之責難，他們要求我替他們履行「祭司功能」，從來不察覺上帝是在呼召他們親自披上自己的祭司斗篷。

他們抗議說：「你是祭司，我們不是。」但聖經回答說：「不對，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隨者，你就是祭司。」

當人懷著消費者的心態來到教會，吃飽了就離開，這必定會傷上帝的心。他們說：「服侍我，教導我，為我禱告，管教我的小孩，輔導我的配偶。假如妳不能把這一切做到達到我的標準，我將會到街上去看看是否有其他教會會更加關心我。」我知道你不可能以充滿消費者心態的會眾去建立一個榮耀上帝的教會。

假如沒有導師、領袖、牧者委身於訓練別人，你同樣不能建立一個榮耀上帝的教會。當那些蒙召去裝備別人的人認為自己是唯一有價值的「事工執行者」，當他們從講壇高處俯視會眾，相信聖靈不可能透過坐在他們前面的人作工，他們就是直接違背從上帝而來的呼召與命令。

我誠然不明白為何有些教會領袖會這樣做。我懷疑他們這樣做並非是出於對聖經的無知。或許他們從來沒學會下放責任的技巧；或許他們不懂得如何建立團隊。或許他們感到不安全，害怕如果與人分擔責任，別人將會取代他們在會眾中的地位。無論是基於甚麼理由，他們過著孤單、過勞的聖職人員生活，使潛在義務傳道人一週復一週順從地坐在觀眾席上發悶——喪失一切參與事奉的機會。

我曾聽過很多牧者說：「許多人總是不願離開觀眾席參與事奉。」

我會問：「你是否激勵他們離開觀眾席？你是否定期教導信徒有關祭司的職分？最近你有否提醒會眾有聖靈在他們裏面？你有否讓他們清楚知道，即使不用進神學院也能使教會大大不同？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無需擁有書寫在羊皮上的神學證書才能帶領小組、派發主餐、進行教導、到醫院探訪，甚或在教會開展新事工？你是否召喚他們成為上帝救贖使命的一部分？抑或你把平信徒事奉表達成一種責任，一項他們必須忍受的苦差，正如父母要求孩子倒垃圾一樣？」

我記得「柳溪」有一段時期事奉者太少。我的同工跟我說：「標，你必須做些事，我們嘗試吸引事奉者加入我們的事工卻不成功。你必須進行有關的教導。」因此他們激發了

我，終於我在週三聚會上站立發言：「好，就這樣決定吧。我將會進行有關信徒皆祭司的教導，我不會放鬆，直至我們全體都接受並成為一個事奉的教會。我一定比大家更持久！」

這就是一個十三週講道系列的開始。我由信徒的祭司身分轉移到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裏的基督身體。根據這章經文，基督的身體需要所有肢體——眼睛、耳朵、鼻子、雙手、雙腳——運作正常才能充滿生機。保羅告訴我們：「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每一個人都是作肢體的」（林前十二27）。一週復一週，我反覆強調這個真理，基督的身體——教會——除非成為一個互相依賴、服侍弟兄姊妹的羣體，否則不能完成其蒙召去作的事。這就是成為祭司的意思。

上帝使用那個講道系列來加添數以百計的事奉者來參與我們的事工。一位會友最近告訴我：「差不多二十年前，在你第十二週的馬拉松事奉系列期間，我才知道上帝之前沒有喚醒我的靈性，以致我只會坐著享受別人的付出。祂呼召了我在這個教會作義務祭司。感謝你沒有放棄這信息。感謝你呼召我加入事奉行列。」

高舉異象

假如我們要成為合乎聖經真理的羣體，發揮教會最大的潛能，我們必須高舉有關平信徒事奉的異象。讓我再說一遍。當蒙召去裝備別人的真的去作裝備工作，當事奉者現身接受裝備、接受訓練、得著能力、接受委託去負責事工時，人人都成為贏家——包括裝備別人的人、接受裝備的人、教會和社羣。而上帝則得到榮耀，因為這是祂奇妙的心意。

假如你正在閱讀這本書，而你在教會裏卻沒有事奉，請站出來吧！上帝呼召你成為祭司，使你得榮耀。

接受榮耀。

假如你正在閱讀這本書，而你是教會領袖卻沒有訓練會眾事奉，你對他們實在有所虧欠。你可以做得更好！你現在就可以決定做得更好。

接受挑戰。

假如每一位潛在傳道者——祭司、裝備他人者、接受裝備者——真正根據聖經的命令而活，試想像在你的教會和社區將會發生甚麼事情？一股多麼非比尋常的行善能力將會被激發出來！

6



只管投入吧！

假如要我把發掘完美事奉崗位的要訣總括起來，我會用一個詞語：試驗。

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不會這樣說。回到那時，我會說首先要發掘你的屬靈恩賜，就是上帝賦予每個基督徒有效地促進祂目的的能力。我會建議他們閱讀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羅馬書第十二章、彼得前書第四章、以弗所書第四章，然後進行一個屬靈恩賜的評估測驗。

我會說學習並加以反省。在開始事奉之前，弄清楚上帝如何特別地裝備你。祂是否賜你領導、教導，或管理的恩賜？你是否特別善於憐憫、激勵，或款待？你是否特別感到有能力把基督教信息傳遞予遠離上帝的人！當能夠運用你的

手工藝技能或音樂、寫作、視覺藝術的創造天分時，你是否最快樂？當策劃有價值的事工細節或在幕後作出實際幫忙時，你是否感受到靈性上的滿足？你是否因特別聰明、有洞察力、充滿信心或慷慨而聞名？

我會說，首先回答類似的問題，然後根據你所發現的去事奉。我堅信應該由屬靈恩賜方面開始著手，因為在我早期的事奉中，我發現如不這樣作的話會有甚麼後果。

一個嚴厲的教訓

回顧在青少年事工時期，畢博士教導我們關於僕人心態時，他也教導我們屬靈恩賜的課題。因此，當我們一起服侍時會互相發問：「你是誰？你會貢獻甚麼特別的才能與本領給我們的團體？」沿途我們互相鼓勵，向著我們感到最有果效和最有活力的事工領域邁進。

然而，在沒有金錢、沒有設施、沒有受薪職員的情況下，成立一間為成人而設的教會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困難。我們自始至終深信上帝呼召我們成立一間外展教會，去接觸不上教會的人，並幫助他們成為完全委身耶穌基督的跟隨者。但我們只有這麼少人手卻又有這麼多的事要做。面對才幹上

和時間上難以應付的需求，我們只好返回到「未成熟」(raw) 的僕人心態。我們採用了「竭盡所能」(Whatever it takes) 的手法。

如果有事需要做，我們不會提出疑問。我們只是視需要而做。我們認為一個事奉者角色可以配合一個人的恩賜是一項值得感謝的意外收穫，卻絕不是我們的優先考慮。

我要講道，領導同工（開始時全都是義工），在週末的聚會裏面參與兩個音樂小組的獻唱，訓練新信徒，籌款，作策略性計劃，到醫院探訪，帶領小組，以及主持婚禮和喪禮。核心小組裏的每個人都以同樣的熱誠來事奉。當新信徒加入教會，我們挑戰他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事奉——而他們做到了。假如欠缺這種程度的委身去「竭盡所能」的話，我們教會根本無法維持一年之久。

然而經過五年的熱心事奉後，許多人的熱情開始冷卻下來。清心而委身的男女說：「我再不能這樣作，我已經筋疲力盡。」其他人則說：「我非常憤怒，你的要求並不合理。」有些人傷心地離開教會，只有這樣他們才可復原。

我們當中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在這幾年裏尚且行得通，一來由於我們年輕，二來由於我們因面對新挑戰而感到非常興奮。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既不健康，也無法持久。

我們全都在問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做些甚麼？」——並且我們熱誠地以行動回應。然而我們沒有問這些問題：「你擅長作甚麼？是甚麼激發你？」反過來說：「你不擅長作甚麼？是甚麼漸漸耗盡你的精力？」我們從沒想到我們可以這樣問。

當七十年代轉入八十年代，我們意識到忠心的事奉者心態不單只是更辛勤的工作。我們必須更聰明地工作。我們必須回到我們在青少年事工所學的屬靈恩賜的觀念。

我們開始盡量從各方面教導有關恩賜的概念。我們發展了一個深入評估屬靈恩賜的課程叫做「網絡」(Network)，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在星期六教導這個課程。我們連續九個星期在週三聚會教導屬靈恩賜。我們甚至發展一套精簡屬靈恩賜評估，在週末崇拜時使用。

於八十年代，有許多會眾發現，在一個完全適合的領域裏事奉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因為在這個領域裏事奉，他們的性格、情感、屬靈恩賜可以完全配合他們的事奉者角色。然而我們陷入了兩個難題。

首先，我們面對一個兩難的處境。我們嘗試幫助會眾達到最大的果效而又不致耗盡他們的精力，卻漸漸墮入了一種「除非我找到完美的崗位，否則我不會參與事奉」的心態。

會眾並非拒絕在不大理想的情況下事奉，而是他們認為自己不應這樣作；他們認為自己首先必須「把事情完全弄清楚」，以致他們能夠「做到最好」。會眾明白自己的僕人身分，並且渴望事奉，然而明白如何事奉以及在何處事奉變成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其次，我們假定了用適合的評估工具就能確保人們發現他們的天賦恩賜，但這假定是錯誤的。對某些人來說這行得通；他們接受了測試，決定了他們的屬靈恩賜，並立即開始運用它們——簡單而快樂的結果。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接受一個評估測試並不足夠。假如一個人有過往的事奉經歷來促進對他們對評估的了解，我們發現適合的評估工具會很有用。然而對一個對屬靈生活完全陌生的人來說，這種方法通常引發更多問題而不是解答問題。

我們仍然相信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自己屬靈恩賜的領域裏事奉。然而，我們了解到屬靈恩賜並非一些「事先計算出」的東西，而是在事奉時上帝向我們啟示的東西。

因此，以下是我們對當下的潛在事奉者的提議。全心全意接受你作為耶穌基督的僕人身分。讓自己性格、熱誠、興趣、才幹、喜好來引導你的事奉方向。看看你的教會和社區的需要。然後以一顆願意和開放的心投入事奉。把僕人的毛

巾掛在手臂，並勤於事奉。

當你持續在事奉道路上，並體驗到使事物不再一樣的喜悅時，然後你才能夠開始探討屬靈恩賜，以及請求上帝向你揭示你的屬靈恩賜。

關鍵是把發掘、發展、運用你的屬靈恩賜視為一個過程。無需為要立即找到完美的事奉崗位而擔憂。容讓自己一邊嘗試，一邊學習。

典範的轉移

在我們教會，這種試驗的觀念需要一個典範的轉移，不但對潛在事奉者來說是如此，對同工和領袖來說也是如此。我們以往大部分的事奉機會要求最少三個月的委身——非常不利於事奉試驗！

試想像一下，如果你正考慮買一部車，你可選擇簽署一份三個月的租約，亦可選自由試車四十五分鐘。因此在教會裏的所有事工我們都引入了「首次事奉」(First Serve)的觀念，就是在不同時間提供一次事奉機會，以發掘不同的技能和興趣。這是「首次事奉」的口號：「來，試一次，不帶任何條件！」

有些「首次事奉」需要事先登記，但許多「首次事奉」只要求潛在事奉者到時出現。他們獲悉正確的集合地點，並獲保證會得到同工或有經驗的事奉者歡迎，幫助他們投入和一起事奉。

看看幾個「首次事奉」的例子：

逢星期六早上七時，事奉者可以幫忙預備禮堂以備週末崇拜所用，包括設立製作儀器、移動道具和裝飾講台。在成人的陪同下，十二歲的小孩也可以參與事奉。

在星期六早上八時半至中午，懂得木工的人士可以在與屋宇維修或建設有關的木工項目裏幫忙。

在星期六早上七時至十一時，事奉者可以維修教會的空調系統。

對服侍小孩子感興趣的個別人士可以在任何一個週末崇拜前十分鐘出現，當兒童事工進行時參觀四十五分鐘。他們可以觀察導師、小組組長、項目編排人員的事奉，同時也可以學習幕後的製作。初中和高中事工也有類似的

參觀項目。

當教會崇拜或研討會進行時，首次服侍的事奉者

可以報名參加清潔洗手間和清理垃圾。

星期五下午五至七時或星期六早上五時半至十

時，事奉者可以透過設立製作裝置來參與初中事工的事奉。

許多新事奉者透過在書室包裝入袋、複製錄音帶

和雷射唱片，或售賣崇拜後的即場錄音帶來開始他們的事奉。

其他事奉者透過在星期二晚上作籃球記分員，或

者在辦公時間內回到康體事工辦事處，參與郵寄或電話聯絡來幫助康體外展事工。

食務部在不同時段提供了許多機會，由為食堂預

備餐湯與醬料，到為特別節日製作餐桌裝飾及在崇拜前後預備食物。

成年人們可以在為中學生而設的每週大型活動裏

歡迎學生、分派筆記，以及協助其他後勤需要。

透過我們的市區和郊區事工夥伴，我們有許多一

次過的事奉機會。人們可以在無家者庇護所

工作，參加市區教會的種族交流會，預備食物及分派衣物給流浪者，為市中心事工進行油漆和建築工程，或在為缺乏資源的兒童的營會中作一般維修。

全教會的日常行政工作，首次事奉的事奉者也可以參與。

四個重要的問題

每次事奉之後，我們鼓勵義工們參加一個自我評估，問自己一系列的問題。

第一，是否感到該工作有意義？雖然這個問題的答案完全主觀，卻極為重要。對某些人來說，為一個教牧領袖大會入信封郵寄非常有意義；他們與目標(大會)和有關人物(牧者)產生共鳴，並且他們喜歡做幕後的工作。另一些人可能與大會的概念產生共鳴，但假如她討厭做重複的工作，這項工作的經驗不會令她覺得有意義。由於認同大會目標的價值，她或許會告訴自己應該承認其所做的為有意義的事情，然而她可能不會有動力再次參與。另有一些人可能發現自己真正享受以任務為本的工作，而他喜歡把他的任務與服侍長

者或兒童連在一起；對他來說，這會使工作看來更有意義。

接著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事奉過後你的情緒活力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你是感到活力充沛還是精神萎靡？事奉可以是，儘管體能上筋疲力竭，內心卻依然十分滿足。可是，假如證實情緒上漸漸耗盡，你可能是朝著錯誤的方向。內向的人通常認為對人的工作，例如招待是極度消耗的工作，然而外向的人在同樣的處境裏則精神旺盛。有些人面對嬰兒班的混亂感到充滿活力，而別的人在離開同樣的處境後卻需要稍作休息。一個令人感到精神萎靡的義工角色無法持久。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許多人發問時會感到內疚）是關於與誰一起事奉。你是否享受與他們一起事奉？事奉團隊是否存在著一種和諧舒適的關係動力？大多數人羞怯地步出觀眾席而加入事奉行列，他們是受蒙召去事奉及運用恩賜去服侍別人的異象所激勵。然而，通常還有另外一種動力在激勵他們，一種連他們自己也不察覺的動力。他們渴望認識人。他們渴望發現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他們渴望他們的心被羣體的能力所觸動。假如他們在事奉的機會中感受不到這種潛能，他們就要繼續試驗新的事奉崗位了。

對某些人來說，關係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要。多年來，我聽到很多人這樣說：「我不大確定我是否想在書室服侍」

——或在交通隊、或在製作隊、或在星期一晚上的建築隊——「但我繼續回來，因為我喜歡與我一起事奉的人。實際上，我很可能願意做任何工作，以繼續與他們一起事奉！」我們會說：「這對你很好」。上帝使我們當中有些人如此重視關係，這使找尋合適的事奉團隊成為事奉經歷其中一項最有價值的事。

自我評估的第四個問題是誠實地檢視你的時間表及事奉機會的時段。無論你多麼享受某一個事奉機會，假如它未能真正配合你的時間表，你將無法持續參與。

有些人透過「首次事奉」的嘗試而立即作結論說他們已經找到了完美的事奉機會；在芝加哥服侍街頭人士一次之後，他們已經能夠作出每月一次的承諾。至於其他人，發現某一項事奉機會的其中一面感覺非常好，而另一部分卻不是。因此，他們運用所學習的——不論負面或正面——來決定他們下一項嘗試。

比如說，他們參觀兒童事工並對小組組長的角色產生共鳴，然而卻發現一班喧鬧的小學生會令他們發瘋。因此他們的下一項「首次事奉」會探討中學生事工中的小組組長角色。

假如一個人試了十項「首次事奉」，才發現一樣「合適

的事奉」可以激勵他們作出比較長久的承擔，我們認為這已很好，我們為他們的堅持感到高興。使他們試驗和學習，總比停滯在一個令人沮喪、不滿足，或是消耗精力的境況，最終返回觀眾席好得多。

有些人繼續試驗只因為他們喜歡多元化。對其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上帝澄清他們的呼召、他們的恩賜，以及他們的熱誠。

你永不能預知

在進入事奉的歷奇之旅前，有一件事總是正確的，就是你永不會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情。

當積琪「響應需要」報名參加教會的幼兒班時，她並不知道自己會花及後的二十五年，讓嬰孩在她的膝上彈跳——而她喜愛這樣。

當湯姆決定星期二晚上在教會運用他的木工技能時，他並不知他最後會與教會的其他男士一起服侍，幫助未婚媽媽做家居維修。在教會「維修物件」是美好的第一步；而服侍未婚媽媽使他結合他的木工技能和牧養熱誠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當菲爾與我共進午餐時，他就教會預算給我提意見（我急忙在紙巾上記下），他並不知自己會在隨後的二十年領導我們教會的財務部，並在那裏找到難以置信的滿足。

當凱倫開始與撥危急熱線的人在電話中禱告時，她並不知自己最後會帶領一組人，逢星期四晚上相聚在一起，忠誠地為打電話來教會的個別人士禱告。

在1974年，當珍同意為子城作行政工作，她並不知道她的事奉途徑會帶領她從行政走向做幽默短劇——她說：「這肯定不是一項絕配」——然後帶領小組，最終在我們教會的理事會中，佔一個策略性和高度滿足的位置。

對這些人來說，最初的嘗試最終引致完美的配合。因此，我們的格言是：

只管投入吧！

不論踏出的第一步是一條引領你踏上理想事奉目標的捷徑，或是開始一個緩慢的自我發現的過程，總會朝著你受造的旅程進發。

7



用你的技能 去找你的熱誠

一輛紅色別克汽車（Buick Regal）停泊在一水力升降機上。一個Cornwell的工具箱——也是紅色——在黑色的牆壁上佔了令人矚目的位置。汽油的氣味瀰漫著車棚，在這裏舉行的義工領袖會議漸近尾聲。議程上只剩下少數「日常事務」的細節。

「假如你把通用汽車（GM）的紅色與克萊斯勒汽車（Chrysler）的橙色混合一起，這樣做是行不通的。」

「甚麼？對不起，小伙們。我會把這個弄妥的。」

「你無需使用虎頭鉗鉗著那個鼓的頂部來使它向下轉，只需用手旋緊它就可以了。」

發言者彼得是我們「基督徒汽車維修服務」（Christian

Auto Repairmen Serving，簡稱CARS）事工的人事經理。彼得發言的對象是二十多位組長——他們本身是義工——帶領著接近九十位義務機械人員，每星期為我們教會和社區有需要的人修理二十至二十五輛汽車。

這些汽車是教會會眾和社區捐獻出來，經過CARS的義工修理及詳細檢查，然後送給在困難時期的人士。受惠者多數是未婚媽媽，她們可以把汽車駛回給CARS的義工修理及更換汽油，直至她們自己能夠承擔費用。

對那些接受服侍的人來說，CARS創造出不一樣的境況，由日常生活需要依賴別人變為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而能夠獨立生活。這意味著可自由掌握工作時間，攜帶小孩去見醫生，或去雜貨店。

CARS讓義工們以極有意義的途徑運用他們的專長服侍別人。大部分CARS的義工並非註冊技師。他們其實是教師、會計師、財務顧問，維修汽車只不過是他們的嗜好。

積說：「論職業，我是一間大型保健機構的合約經理，平時穿白襯衣、戴深色領帶。但我總是有點兒機械腦筋。」

十多年前，一羣有機械腦筋的人決定尋找一個富創意的方式，利用他們的專長幫助別人。結果很多會眾和社區中的媽媽都非常感激他們。

我們發現有很多人滿有恩賜，也樂意把他們的頭放在車篷下服務，尤其是當他們嚐到回報的滋味。

積說：「有一位未婚媽媽留下汽車，當時正值隆冬季節，她的汽車窗破爛了，而她卻沒錢修理。兩個小時後，她駕駛著已經修理好窗戶的汽車離開，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回報。」

積說：「當一輛汽車駛進來，而後面有一個嬰孩座位，你會見到你團隊中的隊員望著那嬰孩座位時心也變得柔和了。」

在車棚裏並沒有任何金錢交易，然而「我們每個星期都得到報酬，」另外一個義工補充說：「一天晚上，有一位婦女來取回她的汽車，她只是不斷地說——真的非常大聲以致我們全都聽得到——『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這就是我們的報酬。」

一個週三晚的聚會上，我在信息裏面簡略介紹了CARS。聚會後，一位六呎三吋高、二百四十磅的傢伙跟我說：「我是一名初信者，我在這裏並不久，但我明白自己永不會在台上發言或唱歌，大概也不會擅長醫院探訪或是教主日學。您可以把那位修理汽車的朋友的名字告訴我嗎？我樂意參與逢星期一的事奉，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可以透過使用曲

尺扭動扳手幫助一些人。」

然而他做得到。

或許，你也能夠。

是甚麼激發你的熱誠？

當你閱讀這本書中的各個故事、實例或電郵時，你可能會讀到某些不大感興趣的段落，有些則會令你感動落淚，或提醒你曾以類似的方式作事奉者——或渴望以類似的方式作事奉者。

這種力量乃從熱誠而來。上帝所賜的熱誠——強烈興趣的所在——埋藏在我們各人心裏。事奉者試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發掘那種熱誠。把屬靈恩賜與你對之充滿熱誠的事奉領域連結起來，就是得到最大果效與滿足感的鑰匙，這也是在事奉時維持力量的鑰匙之一。當在一個你對之充滿熱誠的領域裏事奉時，無需任何人激發你去參與，你自然會無法抗拒地出現。這就像課堂之間的小休，當鐘聲一響你就會做你喜歡的事。

許多人像那些CARS的義工一樣，當他們檢視自己所樂於運用的個人技能時，發現了令自己充滿熱誠的領域。可以

是從專業技能到業餘愛好或消遣——從木工到園藝、電腦程式到投籃、進行研究到整理檔案。

理髮師羅芭塔透過她的專業技能找到了她的熱誠。在七十年代後期，她在工作間無意中聽一位顧客與另外一位髮型師的對話。月復月，這位初信的基督徒顧客對那位替她理髮的女士描述她信仰上的成長。羅芭塔聽了也成為了基督徒。

羅芭塔：「自始之後，我明白自己是為一個更崇高的目的而活。我不願把上帝賜給我的餘下歲月投資在虛空的事務上。1980年我購置了自己的髮型屋。我一開始就決定這髮型屋不單與頭髮有關，更是關乎永恆的事。這個想法影響了我如何對待下屬與顧客，同時把一個夢想種植在我心裏，就是上帝有一天會以獨特的方式使用我的髮型屋，去服侍那些極度需要鼓勵的婦女。」

羅芭塔的夢想從來沒有消失過，但經營生意和照顧家庭使她不能積極追求夢想。後來她離了婚，結果在一個離婚康復工作坊上聽到了我們的「髮型師事工」。

羅芭塔開始與其他熱愛髮型業，又希望運用她們的技能服侍別人的專業人士會面。她從那些在護理院和嚴重傷殘中心當義工的髮型師那裏聽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其他髮型師描述她們到聖荷西（San Jose）、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把理髮技術教那些嘗試放棄賣淫生涯的婦女和少女。羅芭塔終於確信，既然她們能夠實現夢想，她也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現在，羅芭塔在她的髮型屋內主持每年數次的「美容日」（Day of Beauty）。在每個「美容日」，來自不同髮型屋的十五至二十個專業髮型師，每位花六個小時為經歷困難時期的婦女義務理髮、化妝、修指甲。第一個「美容日」服侍來自一項本地事工的婦女，該事工為無家可歸的未婚媽媽提供過渡居所、職業訓練和輔導。

羅芭塔與髮型師朋友邀請髮型屋的顧客捐贈衣物、鞋、錢包給那些接受服侍的婦女。「我們有超出我們能夠處理的衣物與飾品。那些婦女一邊試穿衣裳一邊哭。她們不敢相信自己會得到這些物品，還加上一個新髮型。」

最近的一次「美容日」所邀請的客人為來自另一項事工的少女，她們的父母正在辦理離婚。另一天，髮型師們服侍一羣懷孕的少女。

一個典型的「美容日」以禱告開始，那些髮型師聚在一起，祈求上帝使用她們的技能和言語去鼓勵那些接受服侍的婦女。然後她們熱情地招待那些婦女，向她們解釋將如何「盡量滿足她們」。（各位男仕，且跟我停在這兒。）那天

中午，婦女們享受了一頓由本地商家捐出的精美午餐。髮型事工發起人杜麗莎，根據耶利米書二十九章11至13節以簡短的信息結束了當天的活動，該段經文如下：

「因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劃，是使你們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災禍的計劃；要賜給你們美好的前程和盼望。這是耶和華的宣告。『你們要呼求我，要來向我禱告，我就必應允你們。你們要尋找我，只要一心尋求，就必尋見。』」

杜麗莎說：「我喜愛與婦女們分享那些經文，當她們生活上有困難或是感到孤單的時候，我們鼓勵她們轉向上帝尋求指引。因為她們知道我們真的關心她們，她們聽我們所說的話。」

在羅芭塔成長的過程中，她掙扎著去尋找人生價值與自信感覺，她喜愛看著她所邀請的客戶的靈性隨著日子增長。「能夠透過接觸、言語與服侍，跟這班女孩和婦女分享她們是有價值的這個信息，我實在無法形容這對我意義。」

「我花了超過二十年才能夢想成真。當事情最終發生的時候，這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歷久彌新。每個「美

容日」結束時，所有的髮型師均流著淚，感激能夠運用上帝賜給我們的技能，使婦女們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樣。」

那些在「汽車事工」與「髮型事工」的人的經歷激勵了我們教會的其他人。一羣業餘及專業的飛機師，連同其他在航空業工作的人，為了天國的目的，決定想出一個方法來運用他們的飛機、技能、人際關係。

在最近的「航空事工」會議裏，一位飛機經紀查克宣布他知道有一架空貨機飛往南非的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一位「柳溪」的職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剛巧知道」有一整車房電腦等待送去一個非洲宣教團體。在兩個星期裏面，那些電腦連同九箱衣服和嬰兒玩具全部在那部貨機上，飛向約翰內斯堡的一間基督教職業訓練學校。而這一羣滿心感恩的飛機師和航空專業人士感受到他們所作的真的使事情不再一樣。查克說：「當電腦最後運送到這個差會的時候，有十五名南非人受訓學習使用這批電腦，結果有九個人找到工作。」

我從不厭倦察看上帝透過謙卑地運用恩賜的人所精心編制的事工計劃。另一位事奉者邁克是一位滿有恩賜的語言學家。每個星期天，在我們其中一堂崇拜後，他教導為其他國籍人士而設的成語班，他們大多數為來自本地大學的學生。

藉著強調那天早上的講章所使用的成語，幫助學生提升語言技巧，同時闡明上帝的話語。

這裏還有我所喜愛的一個以技能為本的故事。在1980年，一位由青少年事工年代已經在「柳溪」作義工的史葛，決定帶滑水船到我們在密歇根的教會營地教初中生滑水。他說：「這件事對那個年齡組別的人很重要，你會看得到，當他們學會了滑水，他們的信心就會劇增。多年以後，還有學生告訴我在營裏學習滑水是他們生命的重要時刻。」

一開頭就由義工發起的「滑水事工」依然強盛。我們的初中生不再參加密歇根的營會，因此在夏天的幾個星期六裏面，有滑水船的義工帶領一組組的學生到本地的私家湖，那裏能夠提供促進信心的經歷，大部分是他們無法在別處得到的。額外的收穫是，義工與學生們同樣得到許多樂趣。

嘗試不同的東西

有趣的是，有些義工喜歡用與他們在職場上所做的非常不同的方式事奉。

一位名為里奇的初信者經營一間數以億元計的食品經紀行。對他來說，每天被重大的財務決定與複雜的難題處理填

滿。他兩樣都做得極好，因此我認為邀請他在我們的理事會事奉完全合情合理，因為我們極度需要他那種水平的商業專長。他非常樂意參與事奉——然而並非在理事會。他雖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些甚麼，卻不願事奉經驗與工作生涯重複。

里奇終於找到合適的事奉崗位，他成立慈惠會，運用他解決難題的技巧幫助那些陷入財政困境的人。他本可以在數以百萬美元計、教會層面的決定上影響數以千計的人，然而他寧可處理個人或家庭的實際與日常需要。我常常看見他與未婚媽媽和孩子們經過教會的走廊，孩子們會叫他做「里奇叔叔」。他在事奉上感受到滿足與果效，雖然這項事工完全不是他的朋友和牧師對他所期望的。

以下電郵顯示了人們尋找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以外事奉的原因：

我的日常工作是在職場上進行桿杆買賣和沽出的交易。逢星期天，我服侍一滿室的三歲孩童。教學的簡單性——以及偶爾更換髒尿布——使我在工作上因減少億元計的交易而開始煩惱時仍能保持冷靜。服侍孩童能使我的心保持溫柔，並使我腳踏實地。

我們對殘疾小孩和成年人的事工「特殊朋友之家」(Special Friends)的一位義工有類似的動機。我在教會一間裝飾著氣球、金屬片、彩色燈光的課室遇見他，課室裏有二十五個殘疾小孩及差不多同樣人數的義工，在聖誕派對裏笑著、唱著。氣度不凡、穿著深色西裝的他說：「每週我因關注業務與客戶以及效率而懷著沉重的心情踏進『特殊朋友之家』，但每次我離開時卻是心情輕鬆、步履輕快。這是我所做的最重要及令人滿足的事情。」

嘗試熟悉的事物

儘管許多人透過擺脫他們的專業角色而獲得服侍的滿足，仍然有其他事奉者喜愛以他們在職場上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磨練出來的技能服侍上帝、教會，以及別人。

藍迪是一位保健公司發言人。戴爾是一名國家保健分析員，碧琪是人力資源顧問，里奇是律師，而羅絲為人力資源通才。戴夫在一間主要航空公司擔任賠償主管。究竟他們有何共通之處？他們願意獻出時間組成一隊專業隊伍，領導「柳溪」人力資源部。

面對不斷增加的保健費用，我們被逼重新調配事工的財

政預算，我們請「柳溪」會友藍迪幫助職員制定策略應付這些上升中的成本。藍迪成立了上述團隊，有些住在本地並參加「柳溪」聚會，有些成員則住在遠方，每季才飛來開一次會。

除了安排和計劃會議，藍迪還安排保健提供者的主席向我們解釋不同的選擇方案。藍迪的領導容許我們探討各種可能性，假如把事情單單交給我們的職員處理是不可能的。這些敬虔人士為這些專業挑戰帶來了充滿禱告、對靈性敏感的觀點，清楚反映了神的智慧與介入。

藍迪與他的團隊向「柳溪」人力資源面對的挑戰獻出了時間、旅費、專業智識、數以百計的電郵與電話通話，以及幕後的禱告。他們做了這些，我們的職員變成輔助角色，而藍迪卻是真正帶領整個進程。

這裏有另外一個例子。約翰獲取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商管碩士前，是一位直昇機機師以及海軍軍官學校(Naval Academy)的政治科學講師。他目前的專業角色是在一間大機構負責領導改變及改進程序效率。渴望「回饋」上帝和教會，他在靈命塑造的領域服侍，運用他在策略性思維、領導才能、教導，以及程序改進各方面的技能，幫助界定及針對靈命成長的主要挑戰。他說：「這是一個非常蒙福的經

歷，這經歷鼓勵我善用上帝給我的恩賜事奉祂。」

我們會眾裏面的另一位年輕專業人士戴夫是組職架構專家。當他想參與更多義工事奉時，他跟教會的數位商界領袖協助籌款及組職「貨倉服務」(The Storehouse)，這項芝加哥市中心的事工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他們能夠負擔得起的建築材料。這是隸屬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的事工，「貨倉服務」儲存由製造廠和供應商所捐出來的材料，然後以象徵式的手續費把材料送給低收入家庭代理商。

把專業技能運用於義工事奉使戴夫感到無比滿足，因此他渴望別人能得到同樣的經驗。「在我們教會裏面有這麼多充滿活力、擁有專業技能的人間著，他們想加入服侍行列，然而教會卻不知道他們可以做些甚麼。他們是企業家甲型的人士，在上帝至高無上的引領下，為著事工的好處，他們準備就緒、甘心樂意、足有能力提供市場上的最佳做法。」

戴夫說得對。是時候讓教會領袖認識我們教會裏尚未開發的專長，並且尋求與藍迪、約翰和戴夫等專業人士發展策略性夥伴關係。我從這種夥伴關係看到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擁有專門、專業技能的男女提供服務時必須堅定不移。戴夫說：「你最初或許會因為教會領袖不知你能提供些甚麼或如何用你而受到拒絕，然而持續下去就能夠建立諒

解。應繼續前進。假如你在某一事工領域找不到服侍的機會，請在別的地方尋找。千萬別放棄。」

其次，教會領袖和職員對分享控制權必須持開放態度。他們必須容讓事奉者們進入策略性層面的思考和決策。比方說，我們的人力資源總監譚美會出席事奉者團隊的會議，但她清晰地邀請藍迪引導該團隊，因為藍迪會引進所需的專業智識。因此，這是一個真正的夥伴合作，不但我們教會大大得益而參與的事奉者也獲得滿足。

善用常識的態度

我們教會的領導層從來沒打算圍繞著汽車機師、髮型師、滑水愛好者、飛機師的技能創立事工。我們也從沒想到人力資源部門會蒙受一羣義工的重大影響。然而我們常常採取常識的態度，就是深信事工會由上帝帶領來到我們會眾中之人士的恩賜、興趣和技能而自然產生。

七十年代中期我們開始青少年事工，而我們的教會因而誕生，開始時我們並沒有刻意利用戲劇、鼓、舞蹈——或其他當時令教會人士感到震撼的「現代溝通方式」。然而上帝帶給我們一班有創意溝通技能的少年人，因此我們的外展事

工自然反映這些恩賜和熱誠。

各個地方堂會的領導層必須注意聖經對教會的命令，並且祈求上帝把創立一個完整健康的身體所需的平衡恩賜帶給他們。除此之外，我深信每個堂會應有其獨特的「風格」，建基於其會友的恩賜、熱誠和生命經歷的獨特組合。

我不打算為如何「塑造」堂會提供一個樣板。每個堂會必須回答幾個關鍵問題：上帝把誰帶給我們？他們有甚麼獨特的貢獻？上帝的靈如何在帶領著？常識在說甚麼？

我保證一個堂會無論提供哪種形式的事工或服務，在社區或會眾之中必有某些人極度需要該種服務。

為那些運用他們豐盛而多元化的恩賜與熱誠去服侍的事奉者感謝上帝。

8

以人為本的熱誠

卡麗是一位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她年輕、金髮碧眼，且充滿難以形容的熱誠。她說：「我一向熱愛拉丁文化，但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並沒有任何拉丁裔血統，雖然我希望我有！」語言對卡麗來說輕而易舉，因此她學會了講流利的西班牙語。

我們教會成立了「光明之家」(Casa de luz)——每隔一個星期的週末提供西班牙語教導和崇拜服務，有歌唱恩賜的卡麗開始與敬拜隊一起獻唱。當她被邀請做「光明之家」的技術總監時，她感受到這正是上帝模造她的目的。

「我竟然有機會把自己在音樂、語言、領導、行政的恩賜與我對拉丁裔人士的愛相結合，實在難以置信。在『光明

之家』我們有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危地馬拉人、委內瑞拉人、墨西哥人——來自拉丁美洲各地的人。我相信上帝呼召我們連結成為合一的力量，去牧養我們社區裏不斷增加的拉丁裔的人。我一向奇怪為何我有這種熱忱，現在我明白了！」

被吸引到人羣當中

前一章的焦點人物們發現了他們的理想事奉崗位與特定的技能吻合，另有些人感到被某特定的人羣所吸引。重溫卡麗的話：「我對拉丁文化總是有一股熱誠，但我不知道原因何在。」

像卡麗這一類的人，那股推動他們邁向事奉的熱誠是一個謎，甚至對他們亦然。假如你問他們喜愛在那方面事奉，他們多會這樣回答：「嗯，基於某些原因，我總是對……感興趣。」

他們不能準確地形容那個原因。然而他們也不能否定那股吸引他們去服侍某特定人羣的熱誠：幼兒、長者、尋道者、已婚配偶、缺乏資源的家庭、僑居外國者、少年媽媽、殘疾人士，或是特定的文化組別。正好像一條流下山坡的

河，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自然地流向那些人羣。

一個星期六早上，一部載滿成年人的客貨車離開教會的停車場，朝著芝加哥市中心行駛，此行是為了幫助一個索馬里難民家庭整理他們在美國的第一所房子。他們毫不吝嗇地利用自己的假日與陌生人一起，甚至是和一些與自己語言不通的人一起。

他們都這樣說：「我們可以到市中心去幫助這些人安頓下來。我們能夠去把食物和衣服送給他們。我們有機會去清潔他們的房子，或許我們還有機會學習到他們的語言中的一些字詞。」他們那種從上帝而來對難民的熱誠把星期六的事奉化為一種興奮的經歷。

另外一些人發現他們的熱誠，是當他們回應一個特別領域的需要或一個社會爭議：婚姻破裂、悲痛、職業挑戰、沉溺、虐待、不公義、貧窮、種族隔離。他們對這些爭議的回應是由他們自己的過往經歷（通常是痛苦的）所觸發。

當莎朗的丈夫（教會的理事會成員）突然逝世，莎朗感到心力交瘁。當她知道一個「悲痛支援事工」開始成立，她出席了首次工作坊。與她一起出席的二十人，都是喪失配偶、父母、兄弟姊妹、兒女的。莎朗說：「人經歷這麼多的痛苦，摯愛逝世，有：突發災難、長期病患、意外、夭折、

自殺等等。然而痛苦就是痛苦。首次工作坊結束時，我知道上帝觸動了我服侍這羣人的心。」

莎朗加入「悲痛支援事工」的領導核心，到目前為止她已經在那裏服侍了超過十年。在首次工作坊裏面，音樂由音樂播放機播出，參加者以一本他們來工作坊前所閱讀的書本為基礎，參與非正規的討論。現今，音樂播放機已經由義務的音樂工作者、節目編排者，以及音響技師所取代，他們逢星期一就會前來服侍這羣悲傷者。導師則有專業治療師或教會的職員以及牧師。最近一次的工作坊有一百五十位出席。十五位組長都是過往的參加者而如今渴望參與服侍的人。

莎朗說：「最感興奮的是，看著在痛苦中的人來到我們這裏，他們可能由朋友、同事，或過往的參加者所推薦。他們多數從未到過教會，然而他們不但來，而且展開了對痊愈和上帝的重要探索。我們盼望這些極度傷痛的人能夠找到心靈歸宿。到處都有需要，我們只是作了我們能夠服侍的一小部分。」

麗塔、勞倫和蓋爾成立了一個不同類型的支援小組：專為遭受精神病衝擊的家庭而設。他們三人中，要忍受一個患上嚴重狂燥抑鬱交替症的兒子，一個因為精神病患而被囚禁的孩子，嚴重產後抑鬱症，一個兒子和一個兄弟自殺。他們

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地面對這些痛苦。麗塔(教會的牧養護士)深知，我們會眾和社區當中有許多家庭面對自閉症、臨床抑鬱、精神分裂症、注意力缺失/過度活躍症，以及多種的焦慮失常症。

他們一起聚會了兩年，祈求上帝使他們能夠牧養其他人。他們禱告的結果就是發起「精神健康：家庭的事」，一個全日長的專題講座和一系列支援小組，專為去牧養那些要照顧擊愛患上各式各樣精神病的人而設。他們告訴出席者：「你們並不孤單，耶穌基督使用我們生命中的風浪去建造橋樑。」

這項事工的主題經文是撒母耳記下二十二章 17 節：「他從高處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這是麗塔、勞倫和蓋爾所經歷過的，也是他們現在與別人所分享的。

我收到無數的電郵告訴我類似的故事，人們把他們的痛苦轉化為別人的療傷膏。有一位婦女這樣寫：

「1999年我正在接受輔導，是一個受到極大的傷害的人。輔導員提議我參加教會一個支援曾受性虐待的婦女小組，我不情願地照做。我經歷

極大的成長，結果我竟然成為了領袖。作為一位領袖，我發現自己有教導的屬靈恩賜。

向與我有同樣經歷的其他婦女道出真相，在某種程度上，贖回了我過往的大部分。雖然我不會埋怨神，並說祂令我所經歷的是要我有一日能藉此幫助其他受傷害的人，但我深信神容讓恐怖的事情發生，並利用這些事情使祂的國度得著益處。」

另外一位婦女告訴我一個超越她夢想的奇妙故事：

「大約七年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聘未成年媽媽的導師廣告。由於女兒出生時我才十七歲，我想這將會是一個回饋上帝的途徑，並可藉此感謝祂差派奇妙的人物進入我的生命。

往後兩年，我與一羣少女每星期見面一次，好作團契和教育。我好像突然有二十五個女兒！對於我會與她們建立多深的關係，半夜我會接到多少危急的電話，以及每次她們再犯錯我會感到如何無助，我完全估計不到。

當她們遭男朋友毆打時我協助她們尋找庇護所。當她們入不敷支時我為她們買日用品。當她們尋找工作時我擔任她們的小孩的臨時保姆。但大部分時間我只需要做的就是信任她們。

由於這是一個政府項目，我不能公開分享我的信仰。然而不久那些女孩們就開始問有關的問題：例如我相信些甚麼，為甚麼我與別不同，我怎樣能與同一位男士維持這麼多年婚姻等等。因此我有許多機會與她們分享我的生命與見證。

當我們兩年的時間屆滿時，有些女孩詢問我們可否開一個查經班。哇！我們一個星期在我家相聚一晚，我丈夫則在另一房間照顧所有小孩。終於有些男朋友也開始來參加。我不能說每個人都來到主面前，或是說這是件容易的事。然而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經歷之一。」

驚喜的元素

有些人是因為一種無法否認的熱誠而進入事奉領域，有些人則意識到上帝呼召他們去一個他們認為自己不感興趣的

事奉領域。但當他們選擇完全順服上帝地去事奉時，會發現上帝認識他們比他們認識自己還多。這正發生在以下的故事裏。

雷妮塔形容自己是一個都市女郎——「非常、非常、非常都市」——時髦、有衝勁、做三份工作、自足——「嘿，我不需要任何人。」她身材高挑、皮膚黝黑、引人注目。她的綽號叫「氣泡」。

當他們的服侍隊決定在附近一個缺乏資源的地區參與星期六服侍時，雷妮塔與做藥劑師的丈夫拉理已在我們教會聚會多年，並且在「司事部」(Service Ministries) 事奉——包括接待、招待、迎賓、收集奉獻。他們連同來自我們近郊教會的二大車夥伴，前往昆城禮拜堂 (Quinn Chapel) ——坐落郊區與城市交界的一個非洲循道聖公宗教會。

雷妮塔說：「車上除了拉理與我以及拉理的兄弟加尼特外全是白人。所有人都歡笑著，享受著一段美好時光，然而那是帶著緊張的笑聲。我們告訴他們不用擔心，然而這樣做只有某程度上的幫助，因為他們不知道將會面對些甚麼事情。然而當我們下車時，昆城禮拜堂的一位婦女路得與每個人擁抱，就好像她已認識他們十年之久，並且告訴他們她是多麼高興他們來了。這樣一來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接著昆

城的人招待我們吃早餐，是傳統的美國黑人早餐。拉理、加尼特和我就好像在七重天一樣。我們能夠吃到粗玉米粉！」

對加尼特和拉理來說，有他們在「柳溪」服侍的人參與他們在「昆城」的事奉是一種深刻的經歷。為我們的事工夥伴之一的禮拜堂塗上油漆是一項有價值的目標，然而那一天不單只一座禮拜堂得到改變。「他們帶我們參觀教會，那裏有很多美國黑人的歷史，有畫、有手工藝品。有人開始發問：『你們真的做這件事麼？你們知道那件事麼？你們是不是常常吃粗玉米粉？』他們真的對我們的世界感到好奇。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開始。他們睜開眼睛而我們也睜開眼睛，我們全都開放心扉，那天我們都成為了朋友。這是一個令人敬畏的經歷。」

下午傍晚時分，在回「柳溪」途中，拉理和加尼特非常興奮——「對我們來說這是新的一天」——然而他們感到筋疲力竭，因此返教會匯報後打算立刻趕回家。

只是途中發生了一件事。

「突然，一位高加索（譯註：指白種人）婦人進入該房間，而且阻塞了門口。」

那位婦人堅持邀請拉理、雷妮塔，以及加尼特參加一個「協調種族隔閡」(Bridging the Racial Divide) 的研討小

組，該小組逢星期六隔週聚會一次。

儘管那個下午所經歷的興奮猶在，然而圍繞種族問題的專責小組並不在他們的議事表上。他們推託地同意，假如她預先讓他們知道下次聚會的時間，或許他們會參與。

「很好，我們正好在聚會。」

雷妮塔說：「我們全都鴉雀無聲，但在我的心底深處，我知道我們將會答應。我們已經累得要死，但明顯我們的心正在轉變。我們並不感到被逼去，但可以這樣說，是不得不去。」

在會議室裏有一位黑人婦女和十一位白種人，加上三名新來賓圍圈坐著。儘管有些不願意，拉理、雷妮塔、加尼特開放地發言，認同任何對種族隔閡的真正協調，只有在承認它的存在並願意談及令人不安的議題才能產生。

然而那個黃昏並不順利。當小組中的一名婦人問「你們這些人」(you people)喜歡怎樣的稱呼，這樣就把室內的美國黑人劃分出來。雷妮塔說：「當時我在想：『制止我、制止我』」表面上他們是克制了自己，然而拉理、雷妮塔，以及加尼特心裏認定他們已經受夠了。並非那個問題困擾著他們，而是那個片語「你們這些人」。

雷妮塔解釋說：「這話有非常負面的含義，這好像把我

們分別出來，然後把我們放在一個不同組別，說：『你們屬於那邊而我們屬於這邊，假如我們伸出手領你們到這邊來，那麼你們就被接納。不然的話，就留在那邊吧。』這是極大的排斥。對我來說，這是多一個孤立我們、與我們保持距離的方式。」

在隨後的會議裏，他們發現那位問這個問題的婦女並沒惡意；她真心嘗試去學習。離開首次會議時雷妮塔認定不會再參加以後的會議。「為甚麼我要再回來談論些過往曾經傷害我、令我受傷的事情？為甚麼我要把那些事情公開讓白種人來談論？」

「那天藉著去那個教會的旅程，我們的白人朋友離開他們的安舒地帶，並且進入一個我們感到舒服的世界。頃刻之間，事情為我們起了變化。然而那個協調種族隔閡的會議把一切帶回現實。我被要求將極為珍惜自己的一部分交出。這部分在我們的文化裏面是無需提及的，因為這是我們共同享有的。」

「儘管拉理和加尼特與我在不同的地方長大——芝加哥、奧克拉荷馬、印第安——我們之間仍然有一種不用講的言語。我們全部經歷同樣的尊嚴受損。我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然而你們現在要求我坐在一個被視為外來人的環境裏，

不但要我因與你們坐在一起而感到興奮，而且還要求我把自己的一部分公開，並把它交給你們。為甚麼？你們究竟作了些甚麼而值得我公開內心世界？我全心支持協調種族隔閡，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必須向你們暴露及顯示我是怎樣的人？那是個冷漠的想法，但卻是現實。」

因此他們並不打算再回去——然而「你知道，上帝比我們大。」及後那星期他們再回去，並且兩星期後又再回去。

「總有一些東西令我們得著益處或是使另外一邊的人得著益處。聆聽某些白種人的想法真正開了我們的眼界。這幫助我們更加有耐性。」

「我們談及有趣的東西，例如頭髮。『不，我不會弄濕頭髮。你洗掉頭油，我則要塗護髮油。』我們也談及在工作和社區裏的一些受傷害的事情。『當你早上起床，去到巴寧頓市的一間高級商店，有人對你說：「早安」，而我們則在店裏一直被人注視跟隨著。』」

「有些人深深被吸引住，因為他們從來沒聽過這些日常發生的事情細節。他們認為事情已經改變了。他們表面上是改變了——再沒有人使我們作奴隸——然而當進入這樣令人不自在的處境和感受時，仍會存在著精神上的傷痛。當你進入餐廳用晚膳，而你們是唯一的黑人夫婦，你環顧四周會見

到所有的眼睛注視著你。」

要留在那個小組並不容易。拉理與雷妮塔一直感到他們比那些白種人付出更多，只因為他們有很多歷史文化是那些白種人不明白而又想學習了解的。

雷妮塔說：「有時候，我只想說：『請勿嘗試與我為友以便對我進行研究！』那是我的感覺，然而我們繼續維持下去。」

當小組組長家人逝世，她請雷妮塔在她缺席時帶領小組。雷妮塔勉強答應。事實上，雷妮塔清楚告訴拉理這是她會出席的最後一次會議。「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完成這工作，但之後我們會說：『到此為止』。」

然而那個晚上進行得非常順利。

事後拉理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心裏的感受。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而你或許會認為我這樣說純粹是因為我是你的丈夫。然而我深信上帝要求我向你傳遞這個信息：祂需要你這樣作。如果你容讓祂藉著你做這些事，祂將會從這刻開始帶領這個事工。」

雷妮塔不情願地帶領下一次的聚會，跟著再下一次。「上帝實在美好，因為每當我帶著負面的心態去到他們當中，祂就會施展作為去燃點我的心靈，使我願意留下。一步

一步的帶領我。」

在及後的一年裏，雷妮塔從代組長變成組長。那個小組不斷增長而最終衍生了幾個新小組。雷妮塔和拉理雙雙成為組長，而雷妮塔最後成為整個協調種族隔閡事工的聯絡人。

雖然雷妮塔繼續以義工的身分事奉，但她「不支薪」的身分及當初的不情願都沒使她放棄夢想。她說：「那個上帝給我的夢想，是超乎黑種人和白種人。它包括拉丁裔人、印尼人、亞洲人、非洲人、美洲本土人、黎巴嫩人、西印度羣島人——所有這些文化。他們全都到這裏來。我不明白上帝怎樣使這些事情發生，但我對祂的呼召持開放態度。」

對祂的呼召持開放態度

這本書的每個故事都是關於一些對上帝的呼召持開放態度的人。假如這些人不維持開放的話他們將會錯過些甚麼？一項挑戰？一個冒險？一個機會？一個呼召？一個在痛苦中所找到的目的？一種個人成長的方法？一個通往不再一樣的旅程？

每個故事都提醒我們這個世界的龐大需要——從種族協調到安慰憂傷者，從訓練兒童到婚姻調解，從服侍無家可歸

者到鼓勵灰心喪志者。假如本章所提及的人不讓上帝透過他們的熱誠、他們的痛苦——甚至他們的不情願——去觸動別人的話，將會有甚麼需要得不著滿足？

究竟上帝會喚醒你裏面的那種熱誠？你心裏是否有不能忘懷的一羣人或一個社會議題？你是否經歷過某種痛苦能軟化你的內心去關懷有類似苦難的人？你是否感受到一種屬靈上的催逼，促使你進入一個你從未夢想自己會追求的服侍領域？切勿忽視正在你心裏進行的感動。容讓上帝向你說話。先聆聽，後行動。踏出一步，試試看。

採取行動吧！

9



別忘記發出邀請

假如你問一般的事奉者，為何他或她於某一特定時間在某一特定場所開始事奉，他們大多數會聳聳肩頭說：「因為有人邀請我。」

我相信全世界的教會都有愛上帝、愛教會、愛別人卻又從未進入有意識事奉的人，皆因從來沒有人向他們發出邀請。

邀請的途徑很多

實際上有很多發出邀請的途徑。有時候「邀請」來自一篇具挑戰性的講壇信息，潛在事奉者從中聽到脫離旁觀者的呼召——他們了解到對他們來說「是時候這樣作」。他們或許不知道確實的方式或場所，然而他們必須開始實驗的過程。

有些人或許聽到某一項明顯符合他們熱誠的特別需求，

以致他們不得不作出回應——他們也知道應怎樣作以及在何處作。

在我們教會裏，我們竭力把所有需要讓人知道。每個星期我們把事奉機會臚列在週三派發的程序表裏。在週末，當人進入或離開禮堂時，我們通常會播放短片介紹各項事奉機會。我們舉辦事工簡介會以及開放式聚會。去年夏天CARS在他們修理壞汽車的車棚舉行開放式聚會。該聚會的特色是展覽了由CARS義工所擁有的古典汽車，以及由CARS的一位朋友所捐出的一部真正美國全國汽車比賽協會(NASCAR)賽車。聚會的目的就是吸引潛在義工。在一個週末，他們有二十三位新招募的人報名！

儘管我們努力公開介紹需要並且邀請眾人參與事奉，然而最有效的邀請是透過個人邀請——越個人化越好。事實上，事奉者本身就是最佳的招募員。

一則在期刊上宣佈需要更多人為春季植物「培植」花園的宣傳可能會感動幾個園藝愛好者。然而那位種植和栽培「辦公大樓旁邊那壇燦爛的矮牽牛花」的熱心義工會是更有效的招募員。「只需要星期六的幾個小時，來吧。很有樂趣的。而且每次當你在教會園地裏駕駛時，你知道自己有分創造一個美麗、歡迎來賓的戶外環境」。

事奉者是最佳的招募員，然而除非教會領袖和事奉者聯絡人作有價值的邀請的榜樣，否則沒有人會那樣做。

假如我需要招募一位新理事會成員，我總是從我所認識的人開始。多年來，我們教會一向提倡「關係佈道法」。我們不會徘徊於社區之間隨意選些人來嘗試領他到基督面前，因為我們知道已經與我們建立關係的人會更加信任我們。這個對招募事奉者來說同樣正確。

假如我在尋找一位潛在新理事會成員，我會想起所有我知道現時沒有事奉的合資格人士。假如他們當中有一位令我感到是合適的候選人，我會採取下一步：我會邀請他或她共進午餐，並且表達我們理事會的需要。假如他們沒興趣，沒問題。或許初步的討論會促使他們思想另外一些他們真正喜歡做的事情，而我可以幫助引導他們朝那方向走。

傳遞異象

一對一會面的目的是為了傳遞作事奉者的異象。這個異象提供了一幅吸引人的圖畫，就是一幅關於假如人們決定參與事奉時，他們所會遇到的衝擊和經歷。再次，事奉者是最佳的異象傳遞者。

一位事奉者對他的朋友說：「弗雷德，我在兒童事工事奉，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每個週末花九十分鐘與我班裏的小孩子們一起，是我一週之中最精采的一天。」當我教導一個來自非信徒家庭的小孩如何禱告，或是告訴一個來自破碎家庭的小孩上帝如何愛他，這對我來說是最美好的事。我想或許你會喜歡跟我來一次，看看上帝在兒童事工的作為。」

我相信要求一位潛在事奉者預先作出長期的承諾通常是不明智的，更好的做法是邀請他或她進入試驗過程。然而我並非建議我們在傳遞異象時應有所保留！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告訴潛在理事會成員我如何喜愛加入理事會，與我同工的是——羣怎樣好的人，我們所作的有甚麼重要性，以及我認為他們也會同樣喜歡這份事奉。

人都應該擁有一個清晰而難以抗拒的異象。

假如我們交通隊的一名成員想招募一位朋友去幫助他，他不會說：「嘿，弗雷德，你願意在星期日早上六時幫忙擺設二百個橙色的錐形交通路標嗎？這雖然是一項令人厭煩的任務，但始終需要有人承擔。」他會說：「弗雷德，我參加了週末的交通隊。我們為教會建立數以百計初到訪的尋道者對我們的初步印象。透過殷勤招待在停車場的人以及有效率地引導他們進入停車位，我們相信這樣能夠提升崇拜的屬靈

影響。你是否願意來參與，幫助建立一個美好的第一印象。」

當我們的初中生導師嘗試挑選人加入少年事工，他不會說：「我明白所有初中生都有三年時間腦筋封閉、打扮怪誕，而且惹人討厭。然而他們需要成年人的指導，因此你是否願意冒險助我一把嗎？」他會說：「我已經委身於一羣少年人中，他們正處於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年。流行曲短片（MTV）追逐著他們，市場上大部分古怪產品和毀滅性的生活方式在吸引他們。他們還沒有發展好內在的智力去作出自己的選擇。因此他們非常容易受影響。他們的未來繫於他們今天的決定，假如你想對脆弱的少年人產生巨大的影響——假如你真想藉著你的生命使事物改變！——那麼參加我們的少年事工吧。」

像這樣的異象幾乎令我想報名參加少年事工（幾乎！）。

一個好的個案研究

每週中學事工都有一大組在我們教會裏聚會。然而在星期天晚上，來自每間本地中學的三十至四十個學生，在私人

家裏會有聚會時間、教導，以及小組討論。小組組長是家庭小組成功的一個關鍵，他們帶領小組討論及個人參與學生的生命；他們與學生一起吃早餐，出席組員的運動會，認識組員的朋友，聆聽、交談，並與組員禱告。

路得是其中一個家庭小組的傑出領袖，她決定招募三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托德、詹美、邁克爾成為小組組長。她說：「嘿，年輕人，我們的家庭小組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學生領袖，然而我們極度需要一些比較年長的男性組長。」她小心地形容一位小組組長的特定角色。然後補充說：「我明白你們這些年輕人——你們令人歡樂、充滿活力、冷靜，你們擁有與小伙子有關的人生經驗。你們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才。我認為你們年輕人能夠把整間學校翻轉——你們也喜歡這樣做！因此請考慮並為此禱告。我會再聯絡你們。」

在差不多兩個月裏面，那三位年輕人真的考慮並為此禱告。他們開始以他們將會如何「改變世界」彼此開玩笑。然而路得所傳遞的異象在一個更深入的層面紮根：假如他們委身於這項事工，或許他們真的能夠令一些中學生的生命不再一樣。或許他們甚至可以幫助那些小伙子在信仰上成長，以致他們在學校裏能夠影響其他人。

路得致電他們，提醒他們那項邀請依然開放。他們說：

「我們仍在考慮中。」路得給他們多一些資料去思考，她描繪她與學校行政人員和職員所建立的正面關係，並且就他們怎樣能夠在這些關係上發展提議不同的方法。她也禱告——每天恆切地禱告——祈求上帝在這些年輕人心裏動工，假如祂真的呼召他們參與少年事工的話，那麼他們會作出回應。

那個異象進一步深化。在週末的教會崇拜裏，那三位年輕人坐著聆聽關於「使你的生命有價值……運用你的恩賜……冒險……傳福音……門徒訓練……目的……」的信息，他們全都會想起同樣的事：家庭小組。

路得再次接觸他們，並邀請他們與其他組長共進晚餐，然後參觀家庭小組。他們來了。那天晚上他們發現了兩件事。第一件，他們真正享受與其他組長一起。第二件，令那些中學生深入討論事件的唯一方法就是投入討論當中。他們對那些更年輕的人說：「因此，這是我這個星期所要採取的行動。你們將會採取甚麼行動？」

兩天後，路得與他們共進早餐以便作家庭小組聚會的彙報：「你們是否喜歡家庭小組聚會？你們是否感到勝任愉快？你們能否與那些小伙子建立關係？你們如何看待你們未來的參與？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幫助你們進一步探索這個事奉機會？」（早餐的費用是由她付的！）

對於那三位年輕人終於成為熱心、有果效的小組組長我並不感到驚訝。路得每件事都做對了。透過一位共同的朋友，路得對三位年輕人有足夠的認識，知道他們事實上會成為中學生的偉大領袖。而且她熟悉他們以致可以作私下接觸。

因此她邀請，再邀請。每一次她邀請，她都會傳遞多一點異象。她使他們相信，她邀請他們去做的事非常重要。此外，她也使他們相信，他們會勝任愉快且會喜歡這樣作。

路得也明智地為他們提供明確的職務範圍。她不會單單這樣說：「嘿，你喜歡與中學小伙子一起嗎？」她邀請他們在一星期之中的某天晚上，以小組組長的身分在某個家庭小組裏服侍來自某中學的小伙子。然後她清楚地陳述他們的任務。他們無需講道，然而他們必須帶領分組討論。他們無需每一晚都花時間與學生們在一起，然而他們應安排早餐聚會或是偶爾參與晚上活動，好更認識小伙子們。

路得明白每位潛在事奉者需要明確知道他們被邀請做些甚麼。他們的疑慮通常與資料不足有關。人需要知道他們的確實職責，甚麼時候必須出現，有甚麼人會在那裏，需要花多少時間。他們不會答應做些他們不了解的事情，他們也需要確保對他們所發出的要求是合理的。

回顧路得，當那三位年輕人表達了對事工的興趣後，路得就邀請他們與其他小組組長共晉晚餐。她知道假如他們願意每星期至少花一晚服侍她的團隊，他們就能夠立即發現是否有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切勿忽略事工彙報

在首次家庭小組，路得跟進了最容易被忽略——而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招募進程其中的一個環節：事工彙報。很多時招募進程的模式就像是這樣：你發出邀請，終於找到一些人參加，然後你祈求好運，希望他們喜歡該事工且會再來。

為何不與新招募的人討論一下事奉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是怎麼樣？我們必須謹記，招募事奉者並非只是把人安排到空檔上來滿足事工的需要。招募事奉者與容讓人去體驗與學習有關，也與引導人邁向靈性成長的途徑有關，更與幫助人發掘屬靈恩賜和熱誠有關。

因此我們需要事工彙報。假如事奉者說他們喜愛義工經驗的每一刻，我們應為他們歡呼並鼓勵他們再接再勵。假如他們對再次參與有保留，我們需要找出原因。

制度是否出了毛病？義工組長是否沒有準時出現？事奉

者到頭來是否孤軍作戰而不是團隊式合作？是否忽略了必須的訓練？

抑或當中是否有個人的新發現？他們是否了解到自己並不喜歡幼兒？他們並不享受行政工作？他們對在星期六早上七時出現感到吃不消？

該項工作是否可以有所改動以致與事奉者更配合？他們理想的角色是怎麼樣的？是否有辦法把這個事奉者的角色加以修改以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理事會其中一位忠心事奉多年的理事獲悉，他或是要調去國家的另一邊，或是同意幾乎每星期一至五都出差。無論如何，這位男士都應當放棄他的理事身分——他已有心理準備會這樣做。然而當我問他，是否有辦法使我們可以透過調節他在理事會的參與，使他能夠繼續事奉，他提出了一個我們認為非常容易實施的方案。這個方案只需要在職責和時間方面作出輕微的變動。

後來他給我一封道謝信。他這樣寫：「這是對我的一種肯定，你重視我作為理事會成員的貢獻，竟然願意修改職位來配合我的新環境。」其實他無需感謝我。作出有關調節容許我們保留了一位重要義工的事奉。幾年以後，他的職業狀況再次轉變，而他也能夠恢復之前在理事會的參與程度。

三個關鍵的教訓

一種偉大的事奉文化從來不會偶然產生。事奉文化總是需要教會職員的積極參與。我想以教會領袖必須謹記於心的三個教訓來結束這一章。

1. 新事奉者乃脆弱的義工

一位長期事奉者能夠處理偶爾發生的不幸事故。然而一位新事奉者對令人灰心喪氣和理想幻滅的事卻極為脆弱。首次的事奉者經驗很可能會決定那人有生之年對事奉的態度。

我們都曾見過：一位新事奉者站出來事奉，而一位粗心的教會領袖把她塞進一個她根本沒相關恩賜、興趣或技能的崗位上。那位領袖並沒有提供一條容易的出路令這個實驗變得更有價值——「嘿，假如這個不適合你，我們會找出其他適合你的崗位」——因此那位事奉者忠心地出現一年，整段時間都感到沒有果效、不滿足、筋疲力盡。她努力工作卻從來不能勝任。當她嘗試離開時，牧師或事工主任說：「來，要委身。別放棄，不要讓上帝失望。」

然而通常這並非關乎委身的問題。當人們離開觀眾席並披上事奉的制服時，一般是因為上帝觸動他們的心，他們渴

望使上帝的國度不再一樣。然而飽受挫敗的事奉經驗會催逼人接受因放棄事奉而有的內疚感，爬回觀眾席，交叉著雙臂，看看其他領袖誰膽敢邀請他們進入事奉行列。

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比爾，我喜歡事奉，但現在不是時候。我和妻子都需要歇歇。我們在之前的教會帶領了十年小組事工。我們投入很多時間，卻從來沒有接受過所需要的訓練，而導師對我們的求助也從來不回應。我們已經筋疲力竭，沒有餘力支持下去。我們需要從那種經驗中得著痊愈。」多麼令人傷感。

有時候我們教會需要成為其他教會的負傷僕人醫院——有時候也成為我們自己教會的負傷僕人醫院。我們犯了許多傷害別人的錯誤，我們應容許他們有時間得著醫治。

怎樣才能避免事奉者受傷？再一次，答案是令人尷尬的簡單——發問、寫便條、打電話。邀請新事奉者外出午飯並詢問幾個基本的評估問題：「做義工有何感覺？它是否使你充滿生氣？你是否期盼繼續那樣做？」在進行的過程中，問資深事奉者以下答題：「進展如何？你是否仍然滿足於現有崗位？我們是否需要作出任何調整？」

2. 浪費事奉者時間乃打擊事奉者之捷徑

義工聯絡人尤其需要把這個教訓謹記於心。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一位牧師教導應怎樣參與服侍，富創意地道出需要，及發出個人邀請。眾人報名參與事奉。在最理想情況下，他們甚至被引導加入他們所屬的恩賜和熱誠的領域。

因此有事奉者提早離開辦公室並僱用保姆，駕駛四十五分鐘，準時出現預備好事奉——隨即發現自己無需出現。事實上並沒有足夠的工作，該項目在沒有他的情況下就能夠輕易完成。或者只是些打發時間的工作。該項工作並不需要他所樂意提供的特別技能。更壞的是，該項目並未按時預備好。事奉者要站立二十分鐘，等候有人出現把要入信封的信件交給他。保證事奉者永不再出現的最佳方法就是浪費他的時間。

另一方面，把太多的責任交給一個事奉者存在同樣的危險。一對年輕夫妻提議在青少年組別方面幫助牧師，三個星期以後那位牧師說：「這些全是你們的。你們現在是青少年導師。這裏二十五個小伙子完全屬於你們！」

假如給予事奉者的責任與他們的人生階段、他們的活力、他們的技術水平不相符，他們放棄是遲早的事。這並非

他們的過失，教會領袖和同工有責任幫助事奉者找到合適的責任範圍，使他們不致未能充分發揮恩賜或是責任多到吃不消。

你怎樣才能在事奉範疇上找到這個恰好的位置。重申一次，事工彙報、發問、聆聽。想辦法了解你的義工，付出關懷。切記你並非只是在填塞一個事奉崗位以便滿足一項需要；你是在引導一位甘心樂意的基督跟隨者，沿著一條途徑邁向滿足、有果效的事奉生活方式。

3. 不斷提醒事奉者他們所作的不是徒然的

應再三地提醒事奉者他們備受重視；他們所做的是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救贖劇的一部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不重要；上帝珍惜他們所完成的每項任務，以及他們所付出的每個小時。

馬太福音六章4節這樣說：「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定報答你。」沒有一件奉基督的名所作的服侍會被忽略或不獲獎賞。親切的言語或鼓勵的微笑永不會落空。每件善事、每份憐恤的禮物、每封感人的信件、用來服侍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僱主、你的事工主任、街上一個陌生人的每個時候——每項服侍行動都會得到上帝的注意和獎

賞。我們有責任如此地提醒人。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58 節這樣說：「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這是我的座右銘。當我灰心或疲乏的時候，我會把它說得稍為不同：事奉永遠不是徒然的，我奉基督的名所作的沒有一件事是徒然的。雖然在我的生命中可見到某種程度的回報，許多日子我離開辦公室時，會想到自己令人失望的時候比鼓勵人的時候多，或是覺得我的領導或教導並不有效。我必須提醒自己至少我出現了、嘗試了、上帝也察看了。而且這些是不能從我這裏奪走的。

假如我也需要經歷這種思想操練來保持自己的動力與信心，更何況那些在零下溫度的天氣裏站在戶外指揮汽車進入停車場，或是在食堂清潔骯髒餐桌，或是星期六清晨在禮堂推著吸塵機的人？他們也需要得著提醒，上帝察看及珍惜他們所做的。在天上見證人為他們打氣。他們的事奉帶來的影響將會一直傳開到永恆。

事奉者需要得著提醒，他們並不是瘋了。當我被肯定或獲悉自己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時候，我明白自己對此是多麼的感激。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我們內心都有同樣的疑惑。我們需要創造一種鼓勵的文化，就是花時間彼

此坦誠相對，互相提醒大家所做的很重要。「上帝察看它，而我也看見它的價值。你的信心很重要，你的恩賜也很重要。」

鼓勵人無需說很多話。你可以在走廊走近某個人，把你的手放在他們的肩頭，說一句話：「我很高興你在我們的團隊裏面……沒有你的話這個事工就會不一樣……為了你所做的感謝上帝。」

一個星期五晚上，我在另一個州的一個教會的獻新堂崇拜上演講。在去禮堂的途中我經過幼兒室，看見一位婦女每邊手臂各抱著一個嬰孩。當時我正全神貫注地從我的公事包裏搜索出筆記，然而我感受到一種清晰的感動——我相信是來自聖靈——要我停下來感謝那位婦女在幼兒室的服侍。

我說：「太太，我明白你或許寧願與其他會眾在禮堂裏，慶祝新堂的啟用。然而你在這兒每邊手臂抱著一個嬰孩。為著你的服侍精神，以及你樂意讓其他家庭能夠享受今天晚上的崇拜，我在此表揚你。做得好！」

後來，我收到那位婦女的一份便條。她寫到：「親愛的牧師，我在教會的幼兒室已經工作了二十二年。當你停下來對我說話的時候，這是我首次得到教會領袖的道謝。」

我閱讀那便條並思想：「為何我們這樣對待事奉者？為

何把對堂會的無名英雄表達謝意放在我們的行事表的末處？」

假如你在教會或社區裏是一位信實、穩健、謙卑的事奉者，我現在就要謝謝你的出現，以及你使世界不再一樣。你的恩賜非常重要。你的熱誠也非常重要。你的正式事奉非常重要。你暗中所作的善事也非常重要。

你的勞苦不是徒然的！做得好！

10

長期參與

我們行善，不要覺得厭煩；

如果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

所以，我們一有機會，

就應該對眾人行善，對信徒更要這樣。

（加六9～10）

很難找到一間比Tasty's Diner更糟糕的餐館。那裏的服務糟糕、食物糟糕、裝潢糟糕，連燈光也糟糕。一切與它有關的都糟糕，除了一件事例外：它通宵營業。

在子城的早期，我們全都以義工的身分辛勤工作，每個星期都感受到要放棄的誘惑，星期四晚上完了外展活動後，

我們會在Tasty's Diner集合。坐在牆角廂座的塑料梳發上，我們會檢討那晚所做的。通常我們以發牢騷開頭。例如我們又一次遲十五分鐘開始聚會；參與戲劇演出的小伙子遺漏了重要的一句對白；燈光樹的其中一盞燈在信息時段突然爆炸。

我們抱怨了片刻，然後我們就會歡笑。我們可以選擇歡笑或哭泣，而我們選擇了前者。

到了用完食物後，我們已經變得輕鬆自在，我們開始分享當晚與小伙子們的重要對話。漸漸地我們會開始談及自己的生命，關於我們如何掙扎或成長，或與家庭或朋友的情況。當時鐘的計時針由深夜移到凌晨，我們的交談就更加深入。最後，總會有人一看他們的手表後驚呼一聲，這便是我們是時候離開的信號。我們對要結束交談感到遺憾，而我們已經疲乏到連取回汽車也感到困難。

在通往停車場的路上，我們會逐一說：「下星期再見。」

當然，下星期我們全體出席。我們彼此相愛，並且喜歡一起事奉。我們在那間餐館暗淡的霓虹燈下所分享的團契，就是我們注入事工的血、汗、眼淚的主要回報之一。我們愛上帝，想奉祂的名去服侍那些學生。圍繞著我們事奉的團體

幫助更新我們的精力，因此我們能夠繼續下去。

節奏會延續下去

在開頭的幾年琳達是子城樂隊的歌手，而她從此沒有停止唱歌。身為學校教師，她仍然忠心地以她的音樂恩賜服侍我們的會眾。差不多三十年來，她出席在星期三、週末和假期的崇拜聚會——需要數以千計的排練——她以和音歌手的角色事奉，謙卑地帶領會眾進入敬拜，或協助創造一段動人心弦的精采「時刻」。在那些歲月裏，許多時候她也成為聾人的歌者，在星期三和週末的崇拜聚會傳譯詩歌和戲劇。

勞婭十七歲時就開始代表她就讀的中學在子城做隊長。二十二歲的時候，她成為我們教會的長老。在隨後的二十五年，她一邊在商業地產公司做管理人員，一邊實實在在出席了數以百計夜晚的長老會議，代表我們教會作主要的屬靈決定，為病患者禱告，處理教會紀律，以及為我們的職員提供指引。目前勞婭已從「長老位分」退出來，並熱誠地忙於新的領域。她以傾注我們教會的同樣熱誠，正協助非洲難民在芝加哥地區重新定居。

奎葛也在我們教會忠心事奉了差不多三十年。在義務幫

助我們找尋一塊可以建新堂的土地前，他只作了一年基督徒。我們一直在戲院聚會，盼望找到一個地方，使我們無需處理香艷大宣傳板，也無需在一個發出不新鮮爆米花味的骯髒大堂舉行兒童事工。奎葛知道他的醫生擁有一幅物業，於是我們在1981年搬進那塊地上的一座建築物，如今我們依然在那裏。自理事會成立以來，奎葛也是我們的理事會主席；他主持每一次會議。他這樣說及他的事奉者角色：「感謝給予我生命中最重要及最滿足的角色。我打算繼續事奉直到他們抬我出去！」

這些人已經承諾在上帝的國度裏成為終身義工。根據聖經，這樣作應該是正常的。耶穌這樣教導，服侍並非集中火力事奉兩年然後失去興趣，或是熱心事奉五年然後終止燃燒。服侍是我們生命中的主要呼召。

然而，要不斷在教會做義工是困難的。因此我們需要知道是甚麼令義工長期保持動力。

堅持下去的要訣

第一個要訣我們在前幾章已討論過：逐漸調整自己愈來愈接近真正的熱誠和屬靈恩賜的領域。第二個方法是要在一

個羣體的環境中事奉。

在事奉的初期，「助人者之快感」可以是非常強烈而充滿誘惑。哇，這個豐富了我的生命！這個使我感到多麼美好！然而任何持續事奉的人都知道這類高漲的情緒難以持久。到某時候，你會理解到事奉並非關於你。事奉是關於上帝以及你蒙召去服侍的人的需要。有時候，滿足這些需要會令人感到美好；有時候它只是些平淡、沉悶和費力的工作。

我在教會四處閒逛，看見了數以百計的事奉者一週復一週地出現，參與一些沒有回報和重複的工作。我看見另外有些人所承擔的責任或許超越他們在職場上所承擔的。我看見有些人放棄工作上「可收費的」時間，以便他們能夠有更多時間在教會事奉。我看見另有人——真真正正的——做全職義工。

我常常奇怪他們如何堅持做下去。我知道他們也有人的軟弱。我知道有時候他們會遭受打擊而感到灰心。我知道他們當中有些人無論在恩賜還是熱誠方面，或許還未發現他們的完美「配搭」，因此他們的事奉處境應當比較困難。究竟他們是如何保持力量繼續事奉？

然後我穿過教會的前廳，看見一組組的人在他們事奉前或事奉後圍著桌子聚會。他們彼此開放自己的生命，一起歡

笑、彼此代禱、一同流淚。

這時我記起了Tasty's Diner。

近年我曾多次說，我有生之年有兩個目標。第一，做上帝要求我去做的。我從來未遇過任何來自上帝對我生命的呼召之外的歡欣。無論甚麼時候我只要偏離方向，甚至只有五度之差，我就會感受不到上帝的微笑，失去這種感受會使我無法生存。

第二，我想與我所愛的人一起在羣體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雖然我的事奉圈子大部分並非義工圈子，相同的原則依然可以應用。

在最近一個行政團隊會議上，我經歷到羣體的人生起伏。有些人分享一週裏所發生的充滿家庭歡樂的時刻，而有些人則流著淚發言。之後，我坐在辦公桌思考，沒有事物勝過被邀請進入我所服侍的人的歡樂與哀傷之中，以及有他們參與我生命裏的歡樂與哀傷。離開了羣體，我甚至不想做上帝的工。

我知道這樣聽起來似乎是自利的做法。真相是，假如上帝呼召我在一個完全隔離的黑洞裏事奉，但願我會照著做。當然，我們所有人的事奉中有些方面需要一種單一的焦點。但我不相信上帝的計劃是呼召我們成為孤獨的僕人。

假如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模範，我們只需要看看耶穌。雖然祂花時間單獨禱告與深思，祂並沒有四處閒逛教導一大羣人，或獨自在山邊睡覺。在公開傳道的大部分時間裏面，祂在一個十二人的羣體裏服侍，甚至更加密切地，在一個三人組成的核心圈子裏服侍。

在我們教會，我們已牢牢持守這個信念。我們承諾為事奉者提供我們相信合乎上帝心意的環境：有機會在一個羣體裏忠心事奉，而這個羣體是如此豐盛以致能夠觸摸他們的心、給予他們歡樂，以及給予他們動力繼續事奉。

我們並非常常都做得到。舉個例子，我們一向有單獨義工為教會物業草地割草。一個青年人會把割草機從貨倉拖出來，開動它，割幾個小時的草，然後回家。他沒有與任何人接觸——而我們奇怪為何我們的割草員士氣低落而流失率高！我們最後引進多些割草員並成立了割草隊，士氣與服務期均大大飆升。以下是一位電郵撰寫者所形容團隊工作的威力：

我想告訴你在環境事務隊工作的情形。環境事務隊在星期六上午七時至下午三時工作，十時休息喝咖啡而中午休息吃午飯。對於休息或工

作，我不知道自己更加期盼哪一樣，因為兩樣都同樣令人滿足。在早上的休息時間，我們圍起圓圈坐著喝果汁或咖啡，還有炸面圈或咖啡餅。我們會輪流作五六分鐘個人分享。那段時間我們無所不談。有時候是嚴肅的內容，有時候是比較輕鬆的內容。這令我們彼此非常熟悉。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我們分配工作後會手牽手禱告，祈求有成效及平安的一天……。

我明白環境事務隊所建立的關係並非偶然。我常常思想，當組長丹分配鋪草皮、種植灌木或鬱金香等工作給我們時，他可能在思想「今天加里要與誰一起工作才能從中得著益處？」在那個組裏面，我學會了羣體是怎麼樣的。

我從事零售業，星期六必須上班，因此我在一個不同的事工裏事奉。然而，逢星期六早上，上班途中我會駕駛經過教會，緬懷在教會裏修剪、排列、種植，並與基督徒同伴懷著同樣的渴望……一起……事奉上帝。

多琳寫出她在羣體中事奉的經驗：

我在兒童事工服侍已超過二十年。我不單與兒童，也與我一起事奉的團隊，有難以置信的經歷。對我來說，我現在的團隊跟我的肉身家庭同樣重要。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晚上，服侍小孩們後，我們會外出吃東西和閒談，直至餐館打烊。我們彼此幫助搬家，出席彼此的婚禮，接載彼此去機場。

在大部分的崇拜聚會，我們會坐在一起。我知道假如我沒出現的話，他們會惦念我，所以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方式。那句「鐵磨鐵，磨出刃來」的經文真正描繪出我們的情況；我們共同生活的結果使我們的信心日強。

這個教會可以令人感到非常龐大，我透過事奉的聯繫克服了這個問題。

如何使義工保持動力

羣體在支援事奉者方面的確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本章餘下的部分，我想提出另外幾項使事奉者保持動力的因素。

1. 我們的事奉活力隨著

事奉對象的生命轉化而增長

保羅寫信給非常興旺的帖撒羅尼迦教會說：「如果你們在主裏站立得穩，我們就可以活下去了」（帖前三8）。他是在描繪當注重靈性的事奉者見到他們所服侍的人靈命增長，過著上帝賦予能力的生活時就有喜樂。

使徒約翰這樣寫：「我聽見我的兒女按真理行事，我的喜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約叁4）。他提及屬靈的兒女，就是他所服侍和關注的人。

我知道每一位委身上帝的僕人服侍別人時都經歷過一些曠野經驗。例如他所帶領的一個小組分裂；一個她所指導的人回復一種毀滅性的生活方式。他們問：「有甚麼用？人們不在意，他們不改變，我的付出毫無意義。我只是在浪費時間。」

然而他們繼續愛、禱告、教導，以及提供具體的服侍行動，而當中有些努力觸動了人心而產生長遠的轉變。在教會或雜貨店或在鄰近的公園，他們偶然會碰見有些人這樣說：「嘿，我想讓你知道，當我病的時候你帶飯給我吃，你活出了基督的精神，使我也想成為基督的跟隨者。」或是「你在我們的支援小組分享你得著醫治的過程時，你帶給我有盼望

地在自己的哀傷中堅忍。謝謝你的誠實。」或是「你或許不記得我，但你是我兒子初中時的小組組長。他現在進了大學，並繼續與主同行。謝謝你在他身上的投資。」

突然間這些事奉者都明白到保羅的意思，在靈性上影響一個人會使人「真正活著」。

看看一位年輕男士給我的一封電郵，他在我們向外接觸社區的籃球事工事奉了十年。

剛過去的一季是我最大收穫的一季。四年前我接手一支由年輕人組成的籃球隊。起初要與他們聯繫有些困難，因為我完全不認識他們，漸漸地我們打破了隔閡。現在，我們不再「只是」一支籃球隊。我們是一羣無論在球場內外都喜歡在一起的年輕人。曾有其他人看見我們在一起是多麼歡樂而想加入我們的「歡樂兄弟幫」。知道其他人透過球員在硬木地板上奔跑、投籃、流汗而能夠看見基督徒生命的向度實在是莫大的獎賞。

然而令這季如此精采的是，我的一位隊員成為了基督徒……而我有分於帶領他循著那條道路前進！能夠告訴我所認識及愛了四年的人，在

天上有筵席為他而設，這是多麼光榮的事。這是多麼令人謙卑的事。我犯了許多的錯，聖靈卻使用我去接觸一顆失喪的靈魂，並且領他進入上帝的家。這大概就是作為基督跟隨者最奇妙的一面……上帝怎樣接受一個缺點纍纍的人，並使用他願意的心和恩賜去接觸其他有瑕疵的人。我可以從心底裏告訴你，對我來說沒有其他事情比今年我的籃球隊所發生的更有收穫。

事奉者能夠參與慶祝上帝轉化生命的途徑之一就是透過浸禮崇拜。我相信每個藉著教會事工而邁向信仰的人就是每位事奉者作出貢獻的明證。

或許在某一刻我們其中一位老師所講的信息使人「頓悟」，聽者明白上帝的恩典臨到他。然而，如果沒有製作義工在我們還在睡覺時一早出現設立裝備和儀器，那篇信息將不會有人聽得到。如果沒有義務歌者獻唱的詩歌，那篇信息可能不會留在聽者的心坎裏。歌者每次獻唱時都會禱告，祈求上帝使用她的歌詞與旋律去攻破情感和屬靈的障礙。而那些逢星期六清晨在禮堂吸塵的義工，知道在房裏面的每個屬靈決定，他們都有分的。

每堂浸禮崇拜都在慶祝轉化的生命，同時也在慶祝基督的身體。它慶祝手、足、眼、耳、心按照上帝的計劃一同事奉。每位觀看浸禮的事奉者，心靈充滿了一小股湧現的活力，這是一份來自聖靈的禮物，聖靈說：「你有分轉化一人的生命，承認這個吧。因有分參與在上帝的計劃中而盡情陶醉吧。當剛強壯膽，接受獎賞吧。」

2. 長期事奉需要健康的自我照顧

許多忠心的事奉者淪為旁觀者皆因一個簡單的問題：太多事奉。朋友，請你聽清楚——太多事奉。許多初信、充滿動力的信徒會懷疑是否有太多事奉這回事。他們引用詩篇一一六篇 12 節：「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而他們回答：「愈多愈好。」

他們說：「我寧可耗盡也不願銹盡」。而很多時候這正是他們所做的。他們耗盡了，結果淪為旁觀者，事奉成為往事。

這種境象暴露了基督教羣體的悲劇性誤解。「忙碌僅次於敬虔」巧妙地概括了這種現象。那種思想方式的追隨者認為上帝喜歡那些活在枯竭邊緣的人，而一星期七晚在教會就是屬靈的標誌。

假如有住在附近的朋友或是工作上相識的人致電這些人要求相聚，他們不會答應。他們說：「對不起，我手上有八樣基督教服務事工要做，我不能浪費時間在次要的事情上。」次要的事情——好像朋友、鄰居、配偶、兒女、運動、睡覺、娛樂、健康。

我明白。我曾經也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種自私的野心傾向必須被打破。我受到操縱而變得極度以目標為本，我仔細策劃目標——事業目標、學業目標和財政目標。我知道自己所要的是甚麼，而且我沒有意圖讓上帝或任何人妨礙我。必須有些東西來打破我內裏偏行己意的傾向。

上帝使用「捨己」和「服侍上帝與別人」等金句，就是在「子城」時期畢博士所教導我的金句來開始破碎的進程。我熟記這些金句，天天背誦。我堅決應用上帝的話語來破碎並淹沒我的「以己為先」的心態。

然而我不能識別「捨己」(self-denial)與「自毀」(self-destruction)的不同之處。「捨己」是關於捨棄過犯、自欺、自私。「捨己」是關乎捨棄任何上帝要我們放棄的東西，無論是透過聖經的誠命或是藉著聖靈私底下的引導。

另一方面，「自毀」是關乎捨棄上帝從來沒要求我們放

棄之真正感受、合理需要、健康活動，以及賦予生命的關係。

漸漸地，隨著年歲消逝，我從健康的「捨己」滑進了「自毀」的生活節奏裏，這節奏把我推進了耗盡，以致我恐懼自己不能再事奉。

我並非唯一因為自己的生活節奏而受苦的人。事奉極度不平衡的七十年代留給我痛苦的回憶。我們教會裏的少數年輕夫婦，由於仿效我所塑造的不健康生活節奏，最終以離婚收場。理智上我知道上帝已赦免我，然而我卻從來不能忘掉伴隨著那些記憶的悲傷。當時我不明白，我們都要站在上帝面前為我們的服侍方式負上責任，包括我們在家裏的服侍方式以及在教會與社區的服侍方式，而關心我們所愛的人是長期事奉的必須條件。

請記住，事奉者的生命並非短跑，而是馬拉松。為了長期參與，除了調節我們自己的節奏及留意婚姻與家庭，我們還需要留意我們的飲食、運動、休息。我幾經艱辛才曉得，假如我的飲食、運動、睡眠不正常的話，我的生理狀況就會走下坡。假如我不能享受娛樂和休息時間的話，我的情緒就會低落。

詩篇作者說：「應當歡歡喜喜事奉耶和華，歌唱著到他

的面前。」假如你已竭盡所能這樣做，但生命中的歡樂卻被你對自己宣稱去愛的上帝產生日益增強的苦毒所吞噬，那麼這或許暗示你所捨棄的比祂所要求的多，或許是你的生活節奏不切實際。

許多基督徒只看到兩個選擇：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或是無私（selflessness）。然而，任何人假如一直真正無私的話最終可能會入精神病院。為了保持我們的恩賜、精神、關係、健康，以致我們能夠持續事奉，中庸之道的自我照顧是必須的。

世上並沒有一個適合所有情況的固定做法，然而當我們寫靈程日誌和禱告，把我們的生命獻給上帝並祈求智慧與方向，聖靈每天都會引導我們。

一位朋友說：「徹底的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需要徹底的自我照顧（self-care）。」這是真的。假如你疏忽自己，以為可以成為英雄而脫離現實人生，那麼你正處於危險地帶。自我照顧並非一種選擇。自我照顧是對抗耗盡、破裂關係、筋疲力竭的解藥，也是生命中的必須元素。懂得自我照顧的人才能成為基督的一個喜樂、有效、長期的僕人，有一天將會聽到這些話：「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哪，你做得好！」

3. 持續不息的事奉心態源於靈性上的充滿

換言之，我們的事奉需要正確地加油。我們必須留意究竟是甚麼在靈性上推動我們。是內疚感麼？是為了討上帝的喜悅麼？是為了回應別人對自己的期望麼？是因為需要表現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麼？是因為需要被人需要麼？假如是這樣的話，事奉最終會淪為一種手段、癖好、消耗。

真誠、充滿活力的事奉者心態必定是源於經歷上帝不斷的、時刻的同在與大愛。屬靈的操練例如獨處、安靜、默想經文、寫靈程日誌、祈禱等令我們腳踏實地，不單只在理性上經歷上帝的愛，而是體驗它的真實性。這些操練敞開我們的心，好讓上帝的愛可以對我們說話、安慰我們、挑戰我們、充滿我們。所流露出的愛就化成服侍與關愛別人的行動。假如我們狂熱地服侍上帝，卻從來沒有花時間與祂交通，我們或許能夠完成五十碼的衝刺，然而必不能明白上帝呼召我們完成拉馬松事奉的喜樂。

我不知道自己此世還有多少時日。然而我知道在這段時日裏，我要做些甚麼。我要與我所愛的人一起事奉上帝。我要慶祝轉化生命的奇蹟。我要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我要愛護自己的家庭。而每一天我要被上帝的愛所充滿並流露出來。然後，當離世的時日到了，我要感謝上帝賜給

我一個遠遠好過我配得的人生……一個我不會放棄去換取這
個世界的人生。



行善的能力

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來十 24）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灰心。

（帖後三 13）

照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在人前，

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又頌讚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五 16）

這話是可信的，我願你確實地強調這些事，

使信上帝的人常常留心作善工；

這些都是美事，並且是對人有益的。

(多三 8)

行善，勉勵行善。別厭倦行善。容讓藉著行善使你發出光芒。善待所有的人。讓我們這些信奉上帝的人參與行善。

行善！

在使徒保羅給提摩太的第一封信裏面，他告訴財主不要把盼望放在財富，而要「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好叫他們能夠得著那真正的生命」（提前六 18 ~ 19）。

在路加福音裏面，主耶穌命令我們要愛仇敵，善待他們（路六 31 ~ 35）。

保羅對羅馬人說：「如果你的仇敵餓了，就給他吃；如果渴了，就給他喝……不可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 20 ~ 21）

以善勝惡。

我無需多花唇舌來為我們這世界的邪惡提出理由。為不完整的事物；為痛苦；為戰爭；為貧窮；為飢餓；為仇恨；

為貪婪；為破裂的家庭；為受忽略的長者；為世上眾多人口缺乏一些基本東西例如乾淨的水；為孤單；為破壞環境；為愛滋病的悲劇；為靈性上的空虛。

假如我們有眼看見的話，這些事情每天都出現在晚間新聞——同時也發生在每天我們所遇見的男士、女士，和兒童身上。

這本書最終是關於故事的另一面——行善的能力。

讓我們思想一個關於行善能力發揮作用的簡單故事。

在一間小排屋住了五年之後，傑夫與妻子凱倫渴望搬遷以便建立一個家庭。可惜，在他們能夠負擔的價格幅度之內找不到喜歡的房屋。由於傑夫是長期顧問項目的工作者，必須待項目完工後才能支取薪酬，這令情況變得更複雜。而令事情更惡化的是，他們所居住的公寓聯會要求他們更換車房門，他們的預算因而加添了一大筆支出。

當傑夫終於完成那個顧問項目時他們大喜若狂；現在他們可以更換車房門和購置一座房屋了。傑夫解釋：「然而，我們相信初熟的果子應屬於上帝，而祂把為我們兩位鄰居添置車房門的意念放在我們心裏。當時這兩位鄰居正掙扎著過活，其中一位患上癌症，另一位則每個月都入不敷支。當我們把車房門送給兩位鄰居時，我們也分享了在我們生命裏上

帝賜福的故事。」

從此上帝為傑夫與凱倫「敞開倉庫」。「我們因著鄰居的回應以及自己內心的靈命甦醒而福杯滿溢。當你毫不含糊地服侍上帝，你會有一種無與倫比、使你不再飢渴的感受。」

在一個星期裏面，他們找到了未來的房子。凱倫評論說：「在我們可以前進之前上帝有些事情給我們做。」這是一份有力的功課。

她說：「現在我們自由地發問，你究竟要我們做甚麼？我們知道上帝有一套計劃，而我們是其中一分子。」

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沒有繁複的計劃，也沒有組織架構，只有聖靈的提醒。一種慷慨的行動。你是否想像得到那位與癌症搏鬥的鄰居的感受？或者那位從來總是入不敷支的鄰居的感受？

車房門。

行善。

你覺得這故事怎麼樣？

七十多歲的鮑勃在兒童事工作義工。在一個星期日清晨，一個小女孩的父母在崇拜後沒露面。在鮑勃等候的時候，那個小孩問鮑勃是否可以誦讀小熊維尼的故事給她聽。

當鮑勃誦讀完畢，小女孩請求他再唸一次。但當她第三次要求時，鮑勃感到困惑，然而他開始繼續唸，雖然他愈來愈關注小女孩父母的遲到。最後，當那位媽媽走進房間的時候鮑勃見到了她。她安靜地站在他們後面直到鮑勃誦讀完畢。

他們完成了多一次小熊維尼故事之後，她為自己的遲到致歉並向鮑勃道謝。接著她說：「剛才我在觀看著，但我不想打斷它。自從我丈夫兩年前去世之後，您是唯一給她唸故事的男士。」

一位年長的紳士誦讀小熊維尼故事。成為醫治小女孩的心靈療傷膏。

行善。

你是否覺得在我們這個充滿需要的世界裏，一個人並不能使它改變嗎？相反，每天我們都有機會創造一個與我們所堅持的價值觀更接近的世界。

不單你的每個行動對世界有直接的影響，而且你所作的每個決定也會傳給你身邊的人一個信息……我們彼此創造動力……千萬別讓任何人使你認為自己沒能力——團結的能力可改變世界。世上所有重大的改變都是慢慢地開始，在某一的

時間與地點採取一個行動。一位男士、一位女士、一個小孩挺身而出並委身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們的勇氣激勵其他人，他們也跟著挺身而出。你可以是那個人。°

你可以是那個人。你相信嗎？

史葛被移居芝加哥的索馬里班圖難民家庭的困境所感動。在肯尼亞難民營住了十年之後，這些回教難民家庭到達芝加哥奧哈爾機場的時候，除了背著的衣服，基本上是一無所有。史葛與太太勞婁決定「收容」(adopt)一個特定家庭——米恩家庭——為他們收集衣服、鞋、寒衣、床上用品、廚房用品、家具等等，好讓他們在芝加哥郊區的寓所開始新生活。

當米恩家庭的消息傳開的時候，其他人開始參與。有一個家庭提議讓這個家庭的成員——共十一位！——住在他們家裏兩個星期，直至他們的寓所準備就緒。別的義工報名「輪流」幫助米恩家庭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包括室內管道工程、照明設備、洗衣機、雜貨店和英語。他們到達幾天之內，超過三十人加入「班圖服侍隊」(Team Bantu；譯註：Bantu指班圖語系的人，而米恩家庭屬於班圖語系的人)。

目前米恩家庭定居在兩個雙連的寓所單位，「班圖服侍隊」的成員每個週末都會帶他們外出購物、參觀及學習語言。其他人則幫他們找工作。

現在史葛與勞婁在他們家裏騰出一個房間，以便他們可以預先收集一些物品給其他新到的難民。「班圖服侍隊」在他們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因為別人抓住了他們的異象，成為非洲難民之「見證基督結伴同行」的朋友。

一對夫婦採取一個簡單的行動。他們開始時為一個家庭收集日常必需品。他們不知道這樣做將會怎麼樣。他們明白他們家裏沒有地方收容一個家庭。他們也明白他們身為全職工作人士，他們無法負起一個新到家庭的日常需要的責任。因此他們作所能做的只是收集物品。然而他們的行動激勵了別人去行善。

有誰知道有多少難民家庭和多少義工會受到影響——轉化——因著這種簡單的愛心行動鏈。

行善。

凱文這樣寫給我：

「我現在是老人家，然而我把人生最後四十五年用在服侍窮人，並與世上心靈破碎和受傷害

的人分享基督的愛。我曾走在加爾各答、開羅、芝加哥和許多別的城市街道上，把食物分給窮人及把盼望帶給無望的人。我不會用我所做的交換一百萬美元。請告訴人，能夠見到人被福音的大能所改變，每一分力、每一塊錢、每一次心疼的經歷都是值得的。」

行善會以各種不同形式出現。它們有時候會涉及車房門；有時候會轉向小熊維尼；有時候會朝向非洲；有時候會遍及全世界。然而無論在那種情況下它們都需要一樣重要東西：一位甘心樂意的義工。

你為何不成為那位義工？

這本書的主題呼求義工文化的改革。每項改革都需要勇敢而活潑的改革者，就是夢想有一天事物會不再一樣、更美好的人。他們盡己所能付出最好的。他們不屈不撓地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試想像我們這世界將會變得怎麼樣？假如成千上萬的人——而最終是百萬計的人——決定每週用幾個小時發起一個行善的浪潮，把信仰付諸行動、傳遞恩福、減輕苦難。

試想像假如每個教會和每個慈善機構突然間充滿了有熱

誠、有技能、有愛心的義工，他們計劃、服侍、禱告，為的是想看到地球上有多一點兒天國的景象。只管想像一下！

所需要的是一羣生氣勃勃的改革者，他們深信這些事情會發生，並且願意踏出第一步。我的朋友傑里說，現在就行動吧。我認為這就是義工改革運動的完美呼聲。

現在就行動吧！

我深信必有善事與你的名字連在一起。



註

1. Steve Sjogren, general editor, *Seeing Beyond Church Walls* (Loveland, Colo.: Group Publishing, 2002), 39.
2. The editors,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May-June 2003), 29.
3. Alan Luks,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May-June 2003), 34.
4. Stephen Kiesling,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May-June 2003), 36.
5. Howard Snyder, *Liberating the Church*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83), 169.
6. Ellis Jones, Ross Haenfler, and Brett Johnson with Brian Klocke, *The Better World Handbook*, (Gabriola Island,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1), 6.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light pinkish-red stain at the top.

Blank white page.

